

冰心女士著

超

人

(創作集)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# 笑

雨聲漸漸的住了，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。推開窗戶一看，呀！涼雲散了，樹葉上的殘滴，映著月兒，好似螢光千點，閃閃爍爍的動着。——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！

憑窗站了一會兒，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，轉過身來。忽然眼花繚亂，屋子裏的別的東西，都隱在光雲裏；一片幽輝，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。——這白衣的安琪兒，抱着花兒，揚着翅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「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，什麼時候我會……」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，——默然的想。

嚴閉的心幕，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。——一條很長的古道。驢腳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，田溝裏的水，潺潺的流着。近村的綠樹，都籠在溼煙裏。弓兒似的新月，掛在樹梢。一邊走

着，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，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。驢兒過去了，無意中回頭一看——他抱着花兒，赤着腳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「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！」我仍是想——默默的想。

又現出一重心幕來，也漫漫的拉開了，湧出十年的一個印象——茅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。土階邊的水泡兒，泛來泛去的亂轉。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，都濯得新黃嫩綠的，非常鮮麗。——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，連忙走下坡兒去。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。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過頭來。這茅屋裏的老婦人——她倚着門兒，抱着花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這同樣微妙的神情，好似遊絲一般，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，縮在一起。

這時心下光明澄靜，如登仙界，如歸故鄉。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，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，看不分明了——



# 超人

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。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，偶然出入遇見了，輕易也不招呼。郵差來的時候，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；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，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；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，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，此外就不開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，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，他都不受；屋裏連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沒有，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。書架上却堆滿了書，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，關上門摘下帽子，便坐在書桌旁邊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無意識的看着。偶然覺得疲倦了，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；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會兒，便又閉上了。

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；她端進飯去，有時便站在一邊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，

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。她問上幾十句，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：「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；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萬物的聚合，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，上了臺是父子母女，親密的了不得；下了臺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；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，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。與其互相牽連，不如互相遺棄；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……」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「要這樣，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。死了，滅了，豈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飯？」他微笑道：「這樣，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雲流水似的，隨他去就完了。」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，看見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頭只管吃飯，也便不敢言語。

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，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。他雖然毫不動心，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從窗紗外瀉將進來。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緊極了，極力的想預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，直到天明，纔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聽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——

眠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兒也黑了，臉色也慘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鏡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，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？程姥姥一面驚訝着，一面說：「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綠兒；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，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，還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這孩子真可憐，今年纔十二歲呢，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……」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自己走到門邊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來，剛要出門。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，遞給程姥姥說：「給那祿兒罷，叫他請大夫治一治。」說完了，頭也不回，徑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心頭來，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門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聲音，漸漸的輕了，月兒也漸漸的缺了。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。

過了幾天，呻吟的聲音住了，夜色依舊沈寂着，何彬依舊「至人無夢」的睡着。前幾夜的思想，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峯尖上，一會兒就過去了。

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，要跟他道謝；他好像忘記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頭來，看了一眼，又搖了搖頭，仍去看他的書。祿兒仰着黑胖的臉，在門外張着，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這一天晚飯的時候，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，後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覺得很失意，這樣清淨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連忙和他道喜。他略略的點一點頭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。

他覺得很疲倦，一會兒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，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。他不言不動，只靜靜的臥着。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幫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。程姥姥下樓之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繩子忘了買了。慢慢的開了門，只見人影兒一閃，再看時，祿

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。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，一個僕人都沒有。便喚道：『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。』祿兒趑趄的走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了錢，如飛走下樓去。

不一會兒，祿兒跑的通紅的臉，喘息着走上來，一隻手拿著繩子，一隻手背在身後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。他遞過了繩子，仰着頭似乎要說話，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。何彬却不理會，拿著繩子自己便進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圍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時候，他覺得熱極了，便又起來，將窗戶和門，都開了一縫，涼風來回的吹着。

『依舊熱得很。腦筋似乎很雜亂，屋子似乎太空沉——累了兩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。——慈愛的……不想了，煩悶的很！』

微微的風，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，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，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幾堆的黑影。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慈愛的母親，滿天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。不想了，——煩悶……悶……

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，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風大了，那壁廂放起光明。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，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，右手擦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額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隨將過來。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，靜穆不動的看着，——目光裏充滿了愛。

神經一時都麻木了，起來罷，不能，這是搖籃裏呀！母親——慈愛的母親。

母親呵！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，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。

母親呵！我們只是互相牽連，永遠不互相遺棄。

漸漸的向後退了，目光仍舊充滿了愛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——

【母親呵，別走，別走……】

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；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，也珍珠

般散落了下來。

清香還在，白衣的人兒還在。微微的睜開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幾堆黑影上，送過清香來。——剛動了一動，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，躡手躡腳的走了出去，臨到門口，還回過小臉兒來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祿兒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來，那邊細好了的書籍上面，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，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，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，上面大字縱橫，藉着微光看時，上面是：

「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，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。——這裏有的是賣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：——這籃子裏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，是我自己種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愛他。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。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，但是總沒有機會。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趕緊送來。」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個母親，她因為愛我的緣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親麼？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。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



朋友的兒子的東西。祿兒叩上。」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兒，回到床前，什麼定力都盡了，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

清香還在，母親走了！——窗內窗外，互相輝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淚光。

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，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兒戴得很低，背着臉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，他搖了搖頭。——車也來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。何彬淚痕滿面，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，提着一籃的花兒，遂從此上車走了。

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，兩個人的臉上，都堆着驚訝的顏色，看着車塵遠了。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：「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鎖上門罷，鑰匙在門上呢。」

屋裏空洞洞的，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：

「小朋友祿兒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惡。你說你要報答我，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

樣的報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。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，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蕩漾起來。我這十幾年來，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。愛和憐憫都是惡德，我給你那送藥費，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，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，拒絕我的母親，拒絕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絕了愛和憐憫。上帝呵！這是什麼念頭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。小朋友呵！不錯的，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牽連，不是互相遺棄的。

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，我母親已經先來了。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。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，也請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你的愛，是借着你的朋友母親帶了來的！

我是冒罪叢過的，我是空無所有的，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，——然而這時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淚光，半弦的月光，燦爛的星光。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。我要用一縷柔絲，將淚珠兒穿起，繫在弦月的兩端，摘下滿天的星兒來，或在弦月的圓凹裏，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

麼？他的香氣。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。請你收了罷。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沒有別的話說了，我只感謝你，小朋友，再見，再見，再見。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！

何彬草

我寫了這一大段，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為你懂得的，比我多得多！又及！

「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？」  
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，呆呆的望著天上。

# 愛的實現

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。這起伏不斷的遠山，和澄藍的海水，是最幽雅不過的。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積蓄的資料來，在此完成他的傑作。

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，題目「是愛的實現。」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，握着筆，伸着紙，濃陰之下，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，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。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。驕陽下的蟬聲。一陣陣的叫着。這些聲音，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，催他慢慢的往下寫。

沙地上索索的脚步聲音，無意中使他抬起頭來。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，繫着粉紅色的綾結兒，走着跳著就過去了。後面跟着的却只聽見笑聲，看不見人影。

他又低下頭，去寫他的字，筆尖兒移動得很快。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潑，文字也加倍的

有力，能以表現出自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——

一段寫完了。還只管沉默的微笑的想。——海波中，微風裏，漾着隱現的濃黑的髮兒，歡笑的

人影。

金色的夕陽，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。沙上却蓋着直立的山影。潮水下去了，石子還是潤明的。詩人從屋裏出來，拂了拂桌子，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課。

笑聲又來了，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。牆外走着兩個孩子，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頭兒，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，一般的濃黑緋紅，笑窩兒也一般的深淺。脚步細碎的走着。走得遠了，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兒，和他弟背在頸後的帽子，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蔭中去了。

詩人又坐下，很輕快的寫下去，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「愛的實現」

晚風裏，天色模糊了。詩人捲起紙來，走下廊子，站在牆兒外。沙上還留着餘熱。石道盡處的樹陰中，似乎還隱現着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。

他天天清早和黃昏，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。他們走到這裏，也不停留。只跳着走着的過去。詩人也不叫喚他，只寂默的望着他們，來了，過去了，再低下頭去，蘊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，去寫他的「愛的實現」。

時候將到了，他就不知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，活潑的笑聲。從偶然到了願望——熱烈的願望。

四五天過去了，他覺得若沒有這兩個孩子，他的文思便遲滯了，有時竟寫不下去。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。有恆的，按時的，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，指引了這作家的思路。這篇著作要脫稿了，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。

早晨是微陰的天，陽光從雲隙裏漏將出來。他今天不想寫了，只坐在廊下休息。漸漸的天又開了。兩個孩子舉着傘，從牆外過去。

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，風起了一閃一閃的電光，穿透濃雲。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。

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着，白沫幾乎侵到鬮邊來。他便進到屋裏去。關上門，捻亮了燈。無聊中打開了稿紙，從頭看了看，便坐下，要在今晚完成這篇「愛的實現」——一剎那頃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。

他站起來了，皺着眉在屋裏走來走去。又扶著椅背站著。「早晨他們是過去了。難道這風雨的晚上，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。他們和「愛的實現」有什麼……難道終竟寫不下去？」他轉過去，果決的坐下，伸好了紙，拿起筆來——他只用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。

窗外的雨聲，越發的大了。簷上好似走馬一般。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璃，風吹着溼透的樹枝兒，帶着密葉，橫掃廊外的欄杆。簌簌亂響。他遲疑着看一看表，時候還沒有到。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。便站起來，披上雨衣，開了門，走將出去。

雨點迎面打來，風脚迎面吹來，門也關不上了。他低下頭，便走入風雨裏，溼軟的泥濘，沒過了他的脚面。他一直走去，靠著牆兒站着。從沉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。風是冷的，雨是涼的，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，竟能抵抗一切，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。



一匝的大雨過去了。樹兒也穩定了。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，畫出光明的符咒，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上新綠照眼——忽然聽得後面笑聲來了，回過頭來，電光裏，矮矮的一團黑影，轉過牆隅來。再看時又隱過去了。他依舊背着風站着。

第二匝大雨來了。海波濃濛。他手足淋得冰冷。不能再等候了。只得繞進牆兒，跳上臺階來，拭乾了臉上的水珠兒，——只見自己的門開着，門外張着一把溼透的傘。

往裏看時，燈光之下，書桌對面的搖椅上，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。女孩兒雪白的左臂，垂在椅外，右臂却作了弟弟的枕頭。散拂的髮兒，也罩在弟弟的臉上，綾花已經落在椅邊。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。短衣下露出肥白的小腿。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，安穩的睡着。屋裏一切如故。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，却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。

他迷惘失神裏，一聲兒不響。脫下了雨衣，擦了擦鞋，躡着腳走進來。拾起地上的稿紙，捲着握在手裏。背着臂兒，凝注着這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。

這時他思潮重復奔湧，略不遲疑的回到桌上，檢出最後的那一張紙來，筆不停揮的寫下去。雨聲又漸漸的住了，燈影下兩個孩子欠伸着醒了過來。滿屋的書，一個寫字的人，怎麼到這裏來了？避着雨怎樣就睡着了？惺忪的星眼對看着。怔了一會，慢慢的下了椅子，走出門外。拿起傘來從滴瀝的雨聲中，并肩走了。

外邊却是泥濘黑暗，涼氣逼人。——詩人看着他們自來自去。却依舊一聲兒不響。只無意識的在已經完成的稿子後面。縱橫着寫了無數的「愛的實現」。

# 最後的使者

詩人俯伏在衆神之王的脚下，禱告說：『神呵！你賦與我以絕特的天才，使我的詩思橫溢，使我筆下驚動了萬千的讀者。不過我細細的觀察，他們從我的詩中所得去的，只是憂愁，煩悶和悲傷。於人類於世界，只是些灰心絕望的影響。神呵，這難道是我唯一的使命麼？若這是你的旨意，我又何敢妄求；只是還求你爲無量數的青年人着想，爲將來的世界着想。』

光明的霧中，神飄揚着冰綃之衣，扶着銀杖，低眉聽他禱告——神悠然深思，微微的笑道：『從世界之始，至世界之終，這一端是空虛黑暗，那一端是縹緲混沌。人類的生命，只激箭般從這邊飛到那邊，來去都不分明。因此悲傷是分內的，快樂是反常的。一個人能有多少日月，悲傷是他的顯悟，何必不使他心胸清明呢？起來去罷。』

詩人依舊跪在冰冷的石上，說：『神呵，你也說了，一個人能有多少日月，可憐他來去都不分明。何必不使他癡狂，使他沉醉，使他忘卻這分內的悲傷呢？倘若蒙你扶助我，我便死心蹋地的要

擔當這個使命呵。」

神悠然深思，漫漫地舉起銀杖，指着詩人的心竅，清清楚楚的說：「現在，我更賜你無限的智慧，好和我這些縞翼珠纓的使者，在心靈中有深密的接觸。我使你洩盡了宇宙的神祕，寫盡了人類的深思；看看能否遮蔽却人生的煩悶。好了，起來去罷！」

這時節無數羽衣踴躍的使者，從光明中轉將出來，拉着手，繞着圈兒，唱着別神的曲。最後便揚起翅來，從神光中飛散了，下隱在塵寰裏。——詩人眼看着他們去了，便心滿意足的禱告說：「神呵，求你永遠扶助我。」

詩人坐在樹下濃陰中，雨點打到他心上來。他筆不停揮的成了一節很長的詩。他攜帶了這詩，先送給一個青年人。

青年人看了，默默的嗚咽贊歎，說：「你這詩好極了；洩盡了宇宙的神祕，寫盡了人類的深思。只是怎的增加了我無邊的煩悶？」

詩人接過詩來，憂憂愁愁的回去。他開始詛咒雨的使者。

雨的使者顯現在他面前，說：『詩人呵，你不要責備我。我本是生命樹上一滴的露珠，灑到地上來，變成了點點同情的眼淚，要使千萬人傷心的。』

於是這使者飛去了。

詩人夜闌起坐，星月的光射到他心上來。詩人又成了一首詩，立刻寄給他一個老朋友。

回信來了說：『你這詩好極了；可知人生如夢，來去都不分明，黑夜來到了，快樂又在那裏？』詩人將詩扯得粉碎，詛咒夜的使者。

夜的使者低着頭說：『我只會用萬條煩惱絲兒，穿起星兒，結就漫天的珠網，來籠絡住全世界的死和失望的。我只會懸起反映悲歡的月鏡，表現出古往今來無邊的慷慨抑鬱，來觸動人類的悲傷的。』

夜的使者也飛去了。

詩人走到水邊坐下，從水裏看見了對岸的花。花和水反映到心上來；詩人才思奮發，成了一首長歌。順手便遞給水邊一個洗衣的女兒。

她讀了幾遍，淚落下來了。說：「先生，你寫的這就是詩麼？這就是我心中常有的話，怎麼就說不出來？可是你替我說出來了，我心裏卻爲何又這般的感動？我明白了，原來……」詩人不等她說完，便連忙回身走了。

詩人默默的背倚窗戶站着。

水的使者蕩蕩漾漾的顯現了，說：「詩人呵，這又算什麼呢？我本是晝夜裏流着，輸送了人類的年華和興亡的事跡，來歸入那茫茫的大海的。」

花的使者很明媚的笑着說：「詩人呵，你錯用了我了。我只是發洩宇宙的靈氣，幻作千紅萬紫；從地裏出來，要點穿世人的靈竅的。」

兩個使者攜着手飛去了。

詩人詛咒遍了下凡的使者。——最後便慚愧憂傷的到了衆神的王那裏，那些飛回的使者，正圍着神座站着。

神莊嚴地說：『我知道你的來意。我原是說與你的；宇宙的神秘，和人類的深思，本不能遮蔽人生的煩悶。我的這些使者，何嘗不是隨時隨地輔助你，又何嘗不是愈輔助愈受你的詛咒呢？』

詩人俯伏流淚說：『神呵，你可憐見他們激箭般的年月，也爲着完成了我的使命。又何妨使他們暫時癡狂沉醉？我原知世上到頭都是空虛，但也何妨使他們暫時蒙蔽？』

神微微地笑道：『也罷，我賜給你最後的使者，他原未曾長成，只釀養在鴻濛的國裏。如今你試帶他到凡間一走，或者可以完成了你的志願。只有他能使山窮水盡，變爲柳暗花明。可是這也不是真的，世間一切都要模糊了！』

詩人稽首說：『我只要世界模糊，人間酣醉；我原只要……』

天外，翩翩地飛來雙翅雪白的嬰兒，挾着金斧，前面迴翔着，歡唱道：『詩人呵！我便是希望的



使者，現在入世了。詩人呵，跟着我來！

萬千的使者，圍繞着大神，在頌讚的歌聲中，一齊隱過去了。

到如今只有這枝金斧，劈開了黑暗，摧倒了憂傷。領着少年人希望着前途，老年人希望着再世；模糊了過去，拒絕了現在，閃爍着將來；歡樂沉酣的向前走——向着渺茫無際的盡頭走。

# 離家的一年

他和他的小姊姊對坐在石階上。小姊姊只低着頭織絨襪子。他左手握着絨球，右手抽着線兒，呆呆的坐着。戀家惜別的心緒，也和這絨線般，牽挽不斷的抽出來，又深深密密的織入這襪子裏。

十三歲的年紀，就要離家遠去，自然是要難受的。然而他是個要強的孩子，抵死也不肯說戀家不去的話。只因他不肯說出，他的眼淚只往心裏流，加倍的刺傷他的心。

當他去投考大學附中的時候，他父親不過是帶他去試一試罷了；想不到竟取上，名次又列得很高，他自己非常的喜歡。母親說他太小，取上也罷了，不去也使得。離家太遠了，自己也難受，家裏也不放心。父親也是這麼說。他自己却堅執要去，說男兒志在四方，豈可坐失機會。他小姊姊也說是去好。兩個小孩子，一吹一唱，高興的了不得。他父親和朋友們談起，他們都着實誇獎他一番。又說那大學的進學考，限制的很嚴，難得取上了，不去很可惜。——商量的結果，還是定了要去。

他母親忙着替他收拾這個，預備那個。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，成日裏兩個人厮守着。又將自己最愛的一管自來水筆，也送給他——他們爲這一管筆會拌了一回嘴，至終被他小姊姊得去了。現在又無條件的送給他，他倒覺得不好意思。

小姊姊只比他大一歲，所以在他們的稱呼上，都加上個「小」字。

離着動身的日子，只有三天了。他漸漸的覺得難受起來，小姊姊也是如此，只是他們都不說出。小姊姊要替他織一雙絨襪子，織了三天纔成了一隻。

這時父親和一位年輕的朋友，從外院進來。小姊姊只管低着頭，他也裝做沒有看見。等他們一齊進入客室，小姊姊和他同時抬起頭來，笑了一笑。

父親在客室裏喚他。他連忙放下線球，走了進去。父親說：「這是大學教授周先生，後天你便跟他一塊兒走。周先生好照應你。」他便鞠了一躬。周先生看着他，和他談幾句話。他站了一會，搭趟着又走出來。

小姊姊悄聲問：「叫你進去作甚麼？」他說：「叫我去見周先生，後天和他一塊去。」小姊姊

說：『是大學的周先生麼？他的夫人我認得，是個很好看……』

父親同客人又出來了。他便站起來。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。

吃飯的時候，母親笑着說：『你要走了，叫你父親帶你和小姊姊出去玩一玩罷。』他搖一搖頭說：『我不去，只在家裏便好，出去又煩得慌。』小姊姊說：『我那襪子還沒織完呢。』父親說：『等你織完，他也畢業回來了。』母親不覺笑起來。

他在家裏也忙了兩天。有些東西，小姊姊一定要他帶去玩，他一定要留在家裏。母親看了笑說：『有現在的相讓，當初又何苦爲這些東西生氣？』他們都笑着，一面只管忙忙的丟下這個，拾起那個。

這一天晚上，母親叫他到屋裏去，打開箱子叫他看，說：『這邊是夾衣服，這邊是棉衣服，天氣一冷，千萬記着換上；這底下是被單……』他只管點頭答應着。父親站在一邊笑着說：『你不必吩咐，他那裏記得這許多。橫豎冷了，也一般的知道穿。』這時小姊姊從自己屋裏進來，說：『好容易趕完這雙襪子了，放在這邊角裏，你可記着。』放下了襪子，又說：『這是信封，都貼上郵票了。』

他接過來說：『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，做什麼又給我？』一看那十二個封面上都已寫好了，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；他隨手也放入箱子裏。

僕人進來，將幾件行李都細好了。母親和父親又囑咐他好些話。他這時真是傷心了，幾乎撐不住。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，家裏的人都不理我，我去倒覺得無有牽掛；這樣真是太叫人難受。父親看出來了，便說：『你們早去睡覺罷，明天早車是七點鐘的，還要早起呢。』母親說：『可不是還得先到周先生那裏；李媽叫他們明天早飯早一點開。』李媽答應着。他和小姊姊便出來了。

兩個人又坐在台階上，小姊姊說：『你到那裏就寫信回來；年假是什麼時候的，也早幾天告訴我。』屋內的燈光，從竹籬子裏射將出來，人影在地。小貓從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懷裏。他一面撫着小貓，一面說：『我走了，你可寂寞了。』小姊姊說：『我還有幾天，也就上學了，不過放學回來，也是……』這時母親在屋裏又一連疊聲，催他去睡。他放下小貓，站了起來；小姊姊也自回屋裏去了。

他走入屋裏，桌上都空了；開了燈坐了一會，心裏只亂亂的，躡着脚又走出來，院中無人，對面小姊姊屋裏，燈已經滅了。走了幾轉，又進去臥下。心裏想到校裏情形如何？功課怎樣？同學多少？想了半天，正朦朧欲睡；忽聽得外面叫門，又聽見隔壁黃家開門了。他重行臥下，睡魔又走了；翻來覆去，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。

第二天五點鐘，他就醒了。開了門放進小貓來，在地下玩了一會。聽見李媽在院子裏和母親說話；就走進母親屋裏，坐在一邊，看着母親梳頭。心中萬分難過，似乎盼望母親留他不去纔好。母親抬頭看見，問道：『怎麼樣？你怎麼起的這麼早？』這時他萬禁不住了，便掏出手絹兒握着臉，嗚咽哭起來了。母親看着他也不言語。一會兒李媽進來，他連忙伏在桌上，不作一聲。

早飯開來了，他也吃不下去，胡亂用了一點。看時辰鐘已經六點，自己穿起長衣。僕人進來將行李搬出去。母親交給他幾張票子，說：『打車票的錢在裏面，交給周先生罷。其餘的留着在車上買點心吃，你今早沒有吃飽。別的錢父親都交給周先生了，他自然會給你的。』他含着淚點一點頭。一會兒車來了；母親說：『走罷，父親還沒起來，不必告辭了。』他便走下台階。母親站在廊上喚

道：『小姊姊呢？小弟弟要走了！』小姊姊在屋裏應了一聲，他便到小姊姊門口，低低的叩道：『小姊姊，我可以進來麼？』門開了，牀上衾枕還散亂着，小姊姊穿着睡衣，站在鏡檯前，攏着頭髮。回頭看見他，便道：『你要走了麼？』他又點一點頭，回身便走。小姊姊也不再言語。只有李媽送到門口，僕人就和他一同上車。

街上行人熙熙的來往，他想他們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離家遠去麼？他心裏只亂亂的，不住的擦着眼淚。

車停在一所洋樓的門口，許多的行李堆在階邊。幾個同學站在階上，周先生也在中間，看見他來了，便笑道：『你來正好，和他們一塊兒走罷；我還有有些事未了，打算晚車去呢。』他不覺爲難起來，半天沒有言語。周先生看他躊躇，便道：『你要是喜歡和我一同走時，行李先放在這裏，你下午四點再來罷。』他又喜歡了，連忙點頭說好。看着行李搬下去，便又坐上車和僕人一同回來。

他覺得滿街的太陽；牆上貼着許多的招貼，來時竟沒有看見。

到了家，跳下車來，跑了進去。李媽在院子裏，先看見了，驚道：『少爺怎麼又回來了？』他笑着



點一點頭，也不答語。走進上房，見過了父母，說明了；便問『小姊姊呢？』母親笑道『你走了以後，她也沒有吃飯，就到黃家去了。』他便回身出來，走到黃家門口。小姊姊和兩個孩子正在院子裏玩，抬頭看見他，連忙走出來。他笑說『我不去了。』小姊姊看着他道『胡說，你誑我呢？』他說『下午纔走，我們先回家玩去。』說話之間，他看見小姊姊的眼圈邊，餘紅未退。

一邊玩着，他兀自提心弔膽的，果然至終捱不過下午四點，這是一走。小姊姊送到門口，看見他在車上哭了。

這回真上車了。周先生攆着他的手，擠了上去，找個座位，叫他坐下。自己却又走下月台去，和朋友說話，一直到車慢慢開動，纔走上來。他只背着臉，憑窗站着，想着父親母親，想着小姊姊——有許多事叫他非常的後悔；就是從前因為自來水筆打架，兩個人都哭了；還有為爭着看一本少年叢書，至終小姊姊擲過給他，他氣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。他自恨當初為什麼和可愛的小姊姊，這樣的過不去；想起一陣一陣的傷心。

周先生叫他坐下，和他說些閒話。他只低着頭，恐怕人家看見他的淚眼。一會兒車上的燈亮

了，他們一起吃過點心。他漸漸的注意到車上別的坐客；周先生又把報紙遞給他，他看着「小說」和「趣聞」，很覺得有味。以後眼睛疲倦，漸漸睡着。

嘈雜的聲音，將他攪醒了。車走的很慢，燈已經滅了；窗外的曉風，吹面生寒。他坐好了，拾起地上的報紙。周先生從那邊走過來，笑着向他說：「到了，我們下車罷。」

矮矮的長牆，圍着廣大的草場。幾處很偉大的學校建築，矗立在熹微的晨光裏；使他振起精神來。穿過了草場，周先生走進「庶務處」，一會兒出來說：「你的宿舍定在東樓十五號，和這個堂役先去罷；我一會兒就來。」他答應了，曲曲灣灣的又上了東樓。

屋裏已有兩個同學，正在盥洗。看見他來了，知道是住在這屋裏的新同學；似乎驚奇他很小的，便都走攏來招呼他，又叫堂役搬進行李。他一看門後貼着一張紙，三個名字，是王紀新、唐敬，最後的便是他。

那個大的同學說：「小唐你，先帶他吃早飯去罷；這屋裏的事，你不用管了。」小唐便和他出來，一邊走着，一邊問他是那裏人？從前在什麼學校念書？現在入的是那一班？他一一都說了。他覺

得小唐極有趣，只有十五六歲光景；前髮覆額，戴着眼鏡，走路永遠是跳着。

進了食堂，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。好些的同學都注意他，有的便過來和他說話。

飯後回到屋裏，周先生也來了。看着他收拾清楚了；又說『我的家就在學校後面，從右數第五座樓上，你若去時，叫唐敬帶你去。』說着就走了。

這時那兩個同學都不在屋裏，他獨自在窗前站着；看見許多同學在操場裏踢球。小唐穿着運動的衣服，也在內中奔走。他又回來，開了小箱子。看見那些信封和襪子，猛然憶起小姊妹來，不覺退臥在牀上，拿枕頭蓋上臉；暗暗垂淚。

鐘聲響着，王紀新進來了。他裝做睡着，紀新叫起他來，說『開學式要舉行了，到禮堂去罷。』他站了起來；紀新端詳了他的臉，却也沒說什麼。

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，和他聯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學，却沒有比他還小的。——校長的訓詞，他聽得不甚清楚，只抬頭看着牆上的照片。

回來他便寫信，寫了四張紙，用了許多「嗚呼噫嘻」的字眼，寫完了，自己送在信箱裏。

午後小唐帶他到「庶務處」去買書，又替他介紹了幾個小朋友。有一個叫徐真的，帶着許多玩具，幾個小朋友便玩起來。惹得許多大學生都圍着看。

晚上他又難受起來，臥下也睡不着。翻來覆去的，滿屋漆黑。想想這個，想想那個，枕頭都溼了。自己後悔爲何竟然來了，在這裏多麼孤苦！半夜裏流淚，母親也不知道。想到這裏，不禁哭起來。小唐驚醒了，朦朧中勸慰他幾句。

第二天便上課了，下了堂便拿起書來念。心中雖難過，却仍爲分些心，還覺得好些。周先生又來叫他，小唐勸他去走走，他怕羞不去。

又一天在食堂裏，接到了一封信。是他父親寫的封面，連忙拆開，父親一張紙，只說些安慰勸勉的話。小姊姊也一張，上面寫：

「最親愛的小弟弟：

你走了以後，我真是難受，真是太難受。吃晚飯時只有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。晚上我也睡不着，想你在火車上也必是睡不着。今天接到了你的信，我忍不住哭了——沒有大哭——

——母親也很難過。

有許多的事，要告訴你；你的小貓不見了，我想是黃家那幾個弟弟抱走了。你記得從前他們的小雞丟了的時候，不是賴我們的小貓吃了麼？我也不敢問他們，恐怕母親要說。李媽說他們家的老貓，又要生小貓了，再抱一個給我們，我想這一次要一個小黑貓，你看怎樣？

我明天上學了，到也有個着落；省得在家裏，又悶得慌，又難受。

你在學校裏，要自己小心，也要用心功課，也不要和朋友打架——我知道你不會和人打架，除了跟我。

你看見周夫人時，替我問她好。

愛你的小姊姊

母親吩咐你說，天氣冷，要多穿衣服。身上要潔淨，要常洗澡，又及——

他看了很喜歡，折起來放在袋裏。徐真問『是誰給你的信？』他說『是我的小……是我的小姊姊。』

他立刻回到屋裏，寫了一封回信。

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他漸漸的熟了，朋友也認識的多了，功課又忙，便不十分想家。

秋節的時候，周先生叫他去過節。王紀新勉強把他送到周先生門口，按了鈴，自己跑了。他只  
得進去。

好清雅的院子——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上，他連忙鞠了躬。談了幾句話，周夫人便  
請他到屋裏去。

壁爐上立着兩個銅盤，桌上白花的檯布，當中擺着一瓶的菊花，他四下裏看着。周夫人端過  
果點來，就坐下和他談話。問他『想家不想？』他笑着搖一搖頭。周夫人又問『你母親好麼？你有  
幾個弟兄？』他說『我母親好。我只有一个姊姊，她也認得……』周夫人想了一想道『你姊姊  
是不是叫意華？』他連忙說是。周夫人笑道『是了，她是我的學生；怪道剛看見你時，覺得有些眼  
熟，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，你們倒是像得很。』他只笑着。

周先生只在廊外看報。周夫人一邊走來走去做些事，一邊和他閒談。他覺得她服裝很瀟灑，

風采也能動人。

明月當空，他們三個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飯，很快樂的。飯後坐了一會，他恐怕學校關門，便告辭了，踏着月色回去。

同學們都在樓下玩月。小唐拉他坐下，遞給他一塊月餅，笑說「叫你去你不去，去了就這麼晚回來；我們都在這裏，只短你了。」他說「我本想去去就來，周先生一定要留我過節。」又玩了一會，便各自回屋去。他臥下的時候，還不住的想着日間的事。

他在學校，功課成績很好，得了一張獎狀。他十分得意，寄回家去；父親來信很誇獎他一番。年假到了，却因為特別的緣由，只放三天。同學們勸他不回去，他只是游移不決。至終母親來信說若沒有伴，天氣又冷，不回來也好。三天的假，還不彀來回走的。他纔死了心，不回去了。

三十晚上，幾個小朋友，在徐真屋裏，買些糕點，吃年夜飯；談談笑笑，大樂了一陣。十點多鐘纔回屋去。

燈下王紀新遞給他一封信；是小姊姊寫的；

「小弟弟：

聽說你新年不回來了，失意得很。你們學校真特別，新年爲何只放三天！

這裏下了很大的雪，我獨自做了幾個雪人，立在院子裏。那天父親夜裏回來，以爲是賊，嚇了一跳。

我和同學們製了許多燈謎。我猜着很多，得了許多獎品。有一個謎，我猜不着，請你研究研究。

「斜竿上，掛件衣。可惜沾點土，還說日頭低。字一」

小姊姊」

他看完了，覺得十分有趣，便立刻坐下寫回信：

「小姊姊：

信收到了，今晚是三十晚上，想我寫信的時候，你們正在吃年夜飯。嗚呼，「每逢佳節倍

思親」



這裏雪也很大，我們只打雪戰，沒有做雪人。

你那謎我猜不着，我想明天叫同學們猜猜……」

寫到這裏，他沉吟了一會，想寫些笑話。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便笑着往下寫：

「我們的國文先生，有一天給我們講到『杜威論思想』他說，『杜威論思想，這思想不是你們小孩子胡思亂想的思想？也不是戲台上唱的思想起來，「好不傷慘人也」的思想。這是……」他說了半天，也沒有說出到底是什麼思想來，那神氣還非常的……」

這時小唐推門進來，看見王紀新已經睡下，他自己在燈下又笑又寫，便也笑道：「小人兒，你自己笑什麼？」他抬起頭來笑了，便將信遞過來，兩個人又笑了一陣。他便擱下未寫完的信，將那謎對小唐念了。小唐也想了半天。正說着話，王紀新醒了，說：「天不早了，你們睡罷；明天早起，我帶你們玩去。」他臥下剛要睡着，小唐在自己牀上，悄悄喚道：「小人兒，那字我猜着了，一定是『褚』字。」他一想果然有理，恐怕紀新又說，只答應了一聲，便不再言語。

這些日子，他運動過度。玩足球傷了踝骨，臥了幾天，心裏很不好過。月考時，又和一個平日很

欺負他的同學聯坐。這同學強迫他將答案給他看，他又怕先生看見，又不敢不依他，心中又氣又急；考完了，回到屋子，自己哭了一場。小唐和王紀新都替他抱不平，要去和這個同學理論。他恐怕這同學以後要拿他洩憤，反央及他們，不叫他們去。小唐又教他去告訴先生，他也不肯。過兩天再考時，進到課堂，座位竟都換了。他暗暗喜歡，又覺得希奇。事後小唐悄悄的告訴他，是王紀新私下和先生說的；紀新是大學最高級生，又和這位先生同過學，說話有些效力。

第一月考行過，春天便到了，他心中充滿了歡悅。一天一天的過去，花也開了，草也青了，離家也近了。

這一學期裏，他又添了兩件課外的事：就是從幾個大學生那裏學習音樂，如吹簫彈琴之類。他一學便會，衆人都稱贊他聰明。「音樂會」裏也有他的份。還有便是和小唐、徐真幾個小朋友組織了一個「童子足球隊」；常常要求着大學生和他們比賽。

他自己覺得精神很活潑，體格也增長，又習練了些辦事的才能；心中一喜歡，頻頻問着同學，他比初來時高了多少。

季考近了，他又忙又樂，便寫信回家報告放學的日子。

考完了，還有三天行畢業式；中間的日子，只是話別了。他和小唐因為王紀新今年畢業，便一塊兒請他吃了一頓飯，又合照一張相片。同時徐真又請他和幾個小朋友照了一張。

王紀新恰好同他一路，因為有事，打算早走。他自然是贊成的，便忙着收拾東西；一面報知了學監，便一同上周先生家裏去。

周先生和紀新在院子裏說話，他便走上廊子去。周夫人站在門口，讓他進來。一面笑問「考完了麼？」他說「考完了，打算明天就走，特意來告辭。」周夫人道「不是還有兩天麼？」他說「因為要和一位同學一路走，所以早些。」周夫人道「你到家時，替我問你母親好。還有你姊姊前些日子來了一封信，我因為病着，好久沒有回覆，也替我說一聲。」他答應着，看周夫人時，果然清減了許多。

這時聽得王紀新在外頭叫他，他對周夫人鞠了一躬，便連忙走出來。周先生看着他笑，說「你長了許多，也比從前健壯了。你父親看見，必定怎樣的喜歡呢。」他低頭笑着——暮色裏，走出

幾步，回頭看見周先生還站在門口。

明天早晨，小唐和幾個小朋友又有紀新的同班，都來送他們上車。彼此寫下住址來，約着通信。車開了，他和紀新站在窗裏，和月台上的同學，互揚着手巾，都覺得也有一番傷離惜別的情緒；只有小唐在月台上笑着跳着，跟着火車跑。直到火車出了柵欄，纔轉身回去。

他凝望了半天，回頭坐下。一道上和紀新說說笑笑，倒也一點不寂寞。

天色漸近黃昏，火車只管前進。遙遙的已經望見對面車站上的燈光，閃閃爍爍的如同繁星一般。紀新說「快到了，你家裏有人來接你麼？」他看着前面，已經喜歡得不知怎麼好了；忽聽紀新問他，便說「我想沒有罷，因我告訴我家裏是後天走。」紀新便道「不要緊的，我送你到家。」他連忙說「不必了，我認得道。」

車停了，一齊走出車站，紀新替他雇了車，看着行李載上了；便和他握手說「我不上學校去了，我們以後家裏見罷。」他聽着忽然覺得難過，也說不出話來。

到家了，進了外院。月影下，風吹樹葉蕭蕭；看見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，背着臉站着，右

手扶在花架上，看着地下兩個孩子，看不真切，彷彿是黃家兩個小弟兄。他心中一喜，疾忙低頭走入內院去，小姊姊也沒有看見。走到門邊，碰見李媽，正要說話，他連忙搖手不叫言語。

他父親和母親正吃着晚飯，看見他進來，都驚喜道：『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？』他笑着說：『因為有伴，所以考完就走。』母親十分喜歡，一面叫僕人去付了車錢，搬進行李。

父親問：『你看見小姊姊了麼？』她先吃完了飯，在外院和孩子們玩呢。』他笑說：『看見了她，沒有看見我。』這時小姊姊已走到院子裏，他連忙迎了出去，得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個舉手禮。小姊姊笑說：『這會子你不哭了，你記得去年那晚上，我們坐在台階上，說着話兒，你眼淚汪汪的，還假充好男兒呢！』他不好意思的，笑了一笑。

## 煩悶

幾聲晨興的鐘，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。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，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。推開枕頭，枕着左臂，閉目思索了一會，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，可以使他不痛快。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脚步聲，已經繁雜了，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：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，一邊呆呆地想着。

盥漱剛完，餐鈴響了，他偏不吃飯去；夾着書，走到課室，站在爐邊。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走，他的問題又起了：『到底是吃飯爲活着，還是活着爲吃飯？一生的大事，就是吃飯麼？假如人可以不吃飯，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，少犯許多的罪惡麼？但是……』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，不禁拿起鉛筆來，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。

不知站了多少時候，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。回頭看時，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，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，看見他都問『你怎麼不吃飯去？』他微笑着搖一搖頭。他們見他這般光景，也就不

說什麼；在爐旁站了一會，便去坐下，談論起別的事來。

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，今天他只不言語，從背後呆呆的看着他們。他想：「西真這孩子很聰明，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——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，只多些煩惱，不如渾化些好。」又想「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，說他不體卹人，要一輩子不理他。今天又和他好起來，也許又有什麼求他的事，也未可知。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朋友的愛和仇，也只是以此爲轉移，——世間沒有真正的是非，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。」又想，「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，還沒有工夫覆他，他哥哥……」這時同學愈來愈多，他的思潮被打斷，便拿起書來，自去坐下。

他很喜歡哲學，但今日却無心聽講，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。偶然聽得一兩句，「唯物派說心卽是物——世界上的一切現象，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。」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可的相同，便收回心來，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，一面聽着。一會兒教授講完了，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，他只默然無語。他想：「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，問了又有什麼結果；只空耗些光

陰。」

一點鐘匆匆過去了，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。

回到屋裏，放下書，走了幾轉，便坐下；無聊的拿出紙筆，要寫信給他姊姊。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，不是沉思，就是亂寫。

「親愛的姊姊：

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，你知道這裡的天氣麼？陰冷，黯淡，更將我的心情，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。

你莫又要笑我，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。和我交淺的人，總覺得我是活潑的，有說有笑的；我也自覺我是動的，不是靜的，然而我喜玄想，想到上天入地。更不時的起煩悶，不但在寂寞時，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。姊姊呵！這是爲什麼呢？是遺傳麼？有我的時候，勇敢的父親，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，高唱那「祈戰死」之歌，在槍林礮雨之下，和敵人奮鬥。年輕的母親，因此長



日憂慮。也許爲着這影響，那憂鬱的芽兒，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。爲環境麼？有生以來，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，看着渺茫無際的海天，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，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「兒無所悲也，心自淒動耳」的境象了。像我們那時的——現在也是如此——年紀和家庭，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？然而幼稚的心，那經得幾番淒動，久而久之，便做成習慣了。

可恨那海隅生活，使我獨學無友，只得和書籍親近。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，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，偏偏我又極好他。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祕的「自然」替古人感懷憂世。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，然而已經是先入爲主，難以救藥了。

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，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，使我快樂迷眩，但漸漸的又退回了。我的同學雖然很多，却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。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，却也不斥我爲怪誕，因爲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，不說心裏的話。我的朋友的範圍，現在不只在校內了。我在海隅的時候，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，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。

姊呵！罪過的很！我對於這些人物，由欽羨而模仿，由模仿而疑懼，由疑懼而輕藐。總而言之，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。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
不往下再說了，自此而止罷。姊姊呵，前途怎樣辦呢？奮鬪麼？奮鬪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，結果我和他們一樣。不奮鬪麼？何處是我的歸宿？隨波逐流，聽其自然，到那里是那里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！

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，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謎。我煩悶的原因，還不止此，往往無端着惱。連我自然也奇怪，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。但無論是遺傳，是環境，已的確做成了我這麼一個深憂沉思的人。

姊姊，我傲岸的性情，至終不能磨滅呵！我能咬着牙慰安人，却不能受人的慰安。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，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。這時誰是我的慰安，誰配慰我呢？姊姊呵！我的眼淚，不能在你面前掩蓋，我的歎息，不能在你耳中隱瞞。親愛的姊姊，「善美的安琪兒」——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——只有你能慰安我，也只有我配受你的

慰安。你雖不能壅塞我眼淚的泉源，你却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。姊姊呵！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，却也和我是一樣的環境，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，勇決，聰明，喜樂呢？——雖人家也說你冷靜，但相形之下，和我已相差天地了——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，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。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，但一離開你，我又失了自覺。就如今年夏天，我心靈中覺得時時有喜樂，假期一過，却又走失了。姊姊，善美的姊姊！飄開在覺悟海中——或是墮落海中，也未可知——的弟弟，急待你的援手呵！

年假近了，切望你回來，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，反澈底，然而冬夜圍爐，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，不過却難為你走那風雪的長途。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，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，他還囑咐我——他決不能像我，也似乎不很像你，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。我有時想，他還小呢，十歲的年紀，自然是天真爛漫的。但無論如何，決不至於像我。上帝祝福他！只叫他永遠像你，就是我的禱祝了。

姊姊風愈緊了，雪花也飄來了。我隨手拿起筆來，竟寫了六張信紙，無端又耗費了你五

分鐘看信的工夫，請你饒恕我。親愛的姊姊，再見罷！

你憂悶的弟弟」

匆匆的寫完了，便從頭看了一遍，慢慢的疊起來。自己挪到爐邊坐着，深思了一會，又回來，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：

「姊姊！你看了信，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。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，也許天明就行無所事了。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，不快了我，又不快了你。」

註完便封了口，放在桌上。——其實這信，他姊姊未必能夠看見。他煩悶時就寫信，寫完，自己看幾過。臨到付郵的時候，說不定一剎那頃，他腦子裏一轉個彎兒，便燒了撕了。他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，更不願意示弱，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。橫豎寫了，他精神上的痛苦，已

經發洩，不寄也沒有什麼，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。

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，又散滿了，已經到了上午下課的時候。他覺得餓了，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。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，一個個凍紅着臉，搓着手，聚在爐邊談話。可濟回頭看見他，便問「這兩點鐘沒課，你做什麼來着？」他說「沒做什麼，只寫了幾封信。」可濟說「正是呢，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，千萬別忘了。」他點一點頭。

飯後走了出來，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，空中的雪片兀自飄舞。正走着，西真從後面趕上，說「今天下午四點的委員會，你千萬要到。」他便站住了，說「我正要告訴你呢，今天是禮拜六，昨天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，大概是有點事。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，我已經告了假了。」西真道：「你又來，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。你若不去，他們又該說你了；辦事自然是難的，但你這人也未免太……」他沉下臉來說：「太什麼？」西真咽住了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。」他低下頭走着，半天不言語，一會兒便冷笑道：「我也看破了。每人都要弄聰明，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？做來做去，總是這麼一回事。什麼公益？什麼服務？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。撒手一去，

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。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，我深深的自己承認，我便是罪惡的魁首，魔鬼的頭兒。」西真聽了，也不說什麼。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，他又說「其實——我倒不是爲這個，我今天真有點事，請你千萬代勞，全權交給你了，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。」西真遲疑了一會，說「也好。」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。

到了屋裏，百無聊賴。從凍結的玻璃窗裏，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，漸漸的困倦上來；和衣倒下，用手絹蓋上臉，彷彿入夢。

不一會兒又醒了，倒在牀上呆想，心中更加煩燥，便起來想回家去。忽然憶起可輝的信未覆，不如寫了再走，拿起筆來，却先成了一篇短文字：

「青年人的危機：

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，他逐漸的看破「社會之謎。」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，漸漸的雲消霧滅，漸漸的看不起人。

社會上的一切現象，原是只可遠觀的。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，自己想像的興味，也太濃厚；到了如今，他只有悲觀，只有冷笑。他心煩意亂，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。

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，說破不值一錢。

他當初以為好的，以為百蹴不能至的，原來也只是如此。——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，無有了希望的目的；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，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的世界中翻轉。他由看不起人，漸漸的沒了他「愛」的本能，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；視一切友誼，若無，可有可無。

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？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！

\*

\*

\*

\*

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。——但是宇宙是無窮的，蘊含着無限的神祕，沉靜的對着他。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，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。他只有低徊，只有讚歎，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。

兩種心理，將青年人懸將起來，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。

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青年要問宇宙，也要問自己。

\* \* \*

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爲人生和宇宙，作種種完滿的解答？但理論是一件事，實踐又是一件事。他說得來却做不到，他至終仍是懸着。

這兩方面，又何嘗不可以「不解之解」解決了？但青年人不能升天，不甘入地；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全全的來適應他。

宇宙終古是神祕的；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僞和痛苦，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？

極大的危險，已經臨到了，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——

他一口氣寫完了，看了一遍，放在旁邊。找出可輝的信來，呆呆的看着，半天，很昏亂的拿起筆



來，又寫：

『可輝兄：

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；你「月夜」的詩，也拜讀了，很好。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，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，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。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；月夜的感覺散漫，不如星夜那般深沉。燦爛的繁星，襯着深藍的夜色，那幽深靜遠的太空，真使人微歎，使人深思，使人神遊物外呵！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，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，敲碎月明，幻作萬千星辰，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，頌讚這「自然」的神祕。你也曾有這種的幻想麼？

論到文學創作問題，天才以外的人，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。——這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——因為見得到是一件事，寫得出又是一件事。天才的觀察，也許和別人一般，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深刻，便顯得高人一着，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，交

付天才，也有一件危險，他的秉賦不同，感覺從他腦中滲過的時候，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；樂便樂到極處，悲也悲到極處。愈寫得動人，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，他所描寫的對象，就未免模糊顛倒了。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，我又起怪想了，宇宙中一切的事物，在在都是可描寫的；無論在山村，在都市，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，坐下想一想，站住看一看，我們的四圍，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，又何用四處尋求呢？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——無論是否天才——來描寫，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，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。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，怎能寫盡這些神祕，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「自然」！

文壇上真寂寞呵！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人的性格，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，真是——我也知止了，懺悔了。然而古往今來，其實也都是如此，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，不過我們看不見，便只有盲從讚歎。何必多說世界上原只是滑稽，原只是虛偽。古人欺哄今人，今人又欺哄後人，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。

說到這里，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。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，却不能受人的影響。你太把我看重了！我那里有影響人的力量？至於我受人的影響，是的確不少，你不理會就是了。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，我看這個不成問題，我近來的思想，幾乎瞬息萬變。告訴你一個笑話，我現在完全的贊同唯物派的學說。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。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日的主張，以至今日的，明日的，也是如此。我年紀太輕，閱歷太淺，讀的書也太少。人生觀還沒有確定；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，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影響和環境的感觸，不至於長久如此的；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，我就不是悲觀的我。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爲意，任這過渡時代的思潮，自由奔放，無論是深悲是極樂，我都聽其自然。時代過了，人生觀確定了，自然有個結果。請你放心罷，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，謝謝你。

「作稿問題，」我真太羞赧了，我不願意再提——附上一篇，是剛纔亂寫的，不過請你看一看——這便是末一次。因爲我愈輕看人，愈拿着描寫「自然」不當做神聖的事；結果是我自己墮落「自然」自殺。我不想再做了，不如聽「自然」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

個漁夫農婦的心中，覆蓋了無知無識的靈魂，舒展了無盡無邊的美。

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——你所愛的孩子，我的小弟弟，活潑勝常，可以告慰。

雪中的天色，已經昏暗了，我要回家去。歸途中迎面的朔風，也許和你樓旁的河水相應答。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，來替我們對話？

你的朋友

匆匆的寫完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。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，一同放在袋裏。檢出幾本書，穿上外衣，戴上帽子，匆匆的又走出來；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，都站在「會議室」的門口目送着他。

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，和那車輪壓着雪地軋軋的細響。路燈已經明了，一排兒繁星般平列着；燈下却沒有多少行人，只聽得歸巢的寒鴉，一聲聲的叫噪。他坐在車上想：「當初未有生物的時候，大地上也下雪麼？倘若有雪那纔是潔白無際，未經踐踏，任他結冰化水，都是不染微瑕的。」

又想『只有「家」是人生的安慰，人生的快樂麼？可憐呵！雪冷風寒，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。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？——永久的家又在那里？』他愈想愈遠，竟然忘却寒風吹面。忽然車停了，他知道已經到家了。

走進門去，穿過甬路，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；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。他先走上樓去，捻亮了電燈，放下書，脫了外衣，又走下來。

輕輕的推開門，屋裏很黑暗，却有燠香撲面。母親坐在溫榻上，對着爐火。正想什麼呢。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，腳兒放在一邊，已經睡着了。跳盪的火光，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，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，都幻作微紅的顏色。

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靜裏，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，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。光影以外，看不分明；光影以內，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，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。

他站住了，凝望着，『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！』這時他一天的愁煩，都驅出心頭，却湧作愛感之淚，聚在眼底。

母親已經看見他了；他只得走近來，俯在弟弟的身旁。母親說：『你回來了，冷不冷？』他搖一搖頭。母親又說：『你姊姊來了一封信，她說……』他抬起頭來問道：『她說什麼？』母親看着他的臉，問道：『你怎麼了？』他低下頭說：『沒有什麼——』這時他的眼淚，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。

# 瘋人筆記

其實我早就想下筆了：無奈他總不能寫，我一寫起來，就沒個完結，恐怕太乏倦。而且這裏面的事，說出來你們也不了解，這原是極糊塗極高深的話——但是有些聰明人勸我說：『你這麼一個深思的人，若不把這些積壓思想的事，盡情發洩出來，恐怕你要成爲一個……』他們的末一句話，至終沒有說出。我不知道他們是稱贊我，還是戲弄我。但這都不關緊要；我就開始的做一件極隱秘極清楚的事情了。

太陽怎樣的愛門外的那棵小樹，母親也是怎樣的愛我——「母親」這兩個字，好像不是這樣說法，只是一團亂絲似的。這亂絲從太初就糾住了我的心；稍微一牽動的時候，我的心就痛了，我的眼睛就酸了，但我的靈魂那時候却是甜的。這亂絲，世上沒有人解得開，上帝也解不開——其實上帝也是一團亂絲，母親也解不開。

母親——也就是亂絲——常常說我聰明，但有時又說不要太聰明了，若是太聰明了，眼睛

上就要長出翅兒來，飛出天外去了。只剩下身體在地上，烏鴉就來吃了去——但我想那不算什麼，世上的聰明人不止我一個。他和他，還有他；他們都是聰明人。沒有事會說出事來；一夜的濃睡之後，第二天起來，却做了許多詩，說他們半夜裏沒有睡。看見人來了，就抱出許多書來，假裝看着；人去了，却來要我替他們補鞋。他們的眼睛上，却還沒有長出翅兒，烏鴉也不來吃他。這也是和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一樣，真可笑！

但無論如何，我不要再多看着他們。要多看他們時，便變成他們的靈魂了。我剛纔不是提到那門外的小樹麼？就是這棵小樹，他很傾向對面屋上的一個石像。看來看去的，一夜發熱到了二百零百度，也就變成石像了。這話說起誰也不信，但千萬年以後的人，都來攝了他的影兒去，這却是我親眼看見的。

我的屋子雖然又矮又小，但是一開起門來，就看見街道。就是天空，也比別人的闊大的多了。這是第一件事使我落淚的——世人的鞋，怎麼這樣的容易破呢？使我整天裏一根繩子，拉來拉去的。但並不是他們要我補，是我自己喚住經過的人，要替他們補的。我想與其替他們補鞋，不如



教給他們怎樣的走道。不過如他們都曉得怎樣走道，我也沒有了拉來拉去材料了。

世間沒有一個人會寫出充滿了力量的字，若是有，也都成了「白的他」了。他的字，無論在什麼地方出現，我都會認得的。這又是一件使我落淚的事——他的字寫在書上，連紙頁都凸凸出來了，我便是閉着眼，也知道是他寫的。他是王子，誰不知道呢？他天然的有一種腴腆含愁的樣子。他母親是印度人，這是我所知道的，無怪乎他是這般的溫柔潔白了。世界上只有印度人是溫柔的，是潔白的。這也是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個原因。

當他十個輪子的雪車，駕着十四匹白馬，跟隨着十個白衣的侍者，從我門口經過的時候；街上的塵土，便紛紛的飛進來報告我了——我敢說沒有人不敬慕喜歡他，但他却是這般的不愛理人，也許是他的印度的母親教給他的。無論如何，他總和亂絲有些深密的關係，更造成他腴腆含愁的樣子了。

他雖然不愛理人，却有時來看望我。是可憐我老無依靠麼？叫我補鞋麼？然而他是永遠赤着腳的，他本是永遠坐在車上，不肯和世人的道路接觸的——他來時，我很自然。我喜歡他麼？不

過這喜歡和不喜歡的界限，在我心裏，極其模糊。容我再仔細回想看……有了，這原如同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一般，都是不容易明曉的事。總而言之，他是因為我的眼睛，要長出翅兒了，他恐怕烏鴉吃了我，血水滴到他的赤腳上，他防備着就是了。

「黑的他」更如同狗一般——也許就是烏鴉——倒也有些人喜歡他。他却是走在道上，鞋更是非常的破爛。我不能再替他補了，這一根繩子，儘着拉來拉去的，有些煩膩了。

天如不開朗，就是有人很憂愁，要死了。這光景瞞不了我，亂絲曾告訴過我。這也是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原因。

果然「黑的他」來了，他說話有些吞吐——他的眼睛永久不會長出翅兒來，我實在看不起他——他說「白的他」有些和他好的意思，要請他替他作王子了。并且說「白的他」為他的緣故，下地來走了。他說這話時，帶些難過的樣子，却又喜歡。我戰慄起來，繩子都落到地上了。我的唇兒不能說話，我的心却求上帝赦免他。他的死期要臨到了，上帝呵！亂絲呵！赦免他的明白罷！倘若他再這樣的明白，不是我說……「白的他」車上的鸞鈴響了，「黑的他」為何又跑

了？世界上亂的很，我要哭了；眼淚是亂絲拉出來的，亂絲是糾在世界上的，可笑！——天又黑了。

門戶要是淺了，消息是很快的，人們很容易彼此知道。「黑的他」真有思想，他是會挨着門敲着去告訴他們的。

聰明人也抱着很新的書出來，彼此的說着「黑的他」的消息，又做了許多的抒情和敘事的詩。這亂的，昏黑的，潮水般的談話，都證明世界有翻轉的時候。

晚霞要是紅了，也是有人從昏亂的快樂中要死了……

一抬頭雪車停在門口；我一定知道有些事故……「白的地」堅凝的站在我面前。上帝呵！絲呵！他的話，我一句都聽不明白，他的那些侍者，却都低着頭看我——這都是「黑的他」召的禍，我早料到有這一日。「白的他」永遠是溫柔的，却也有深恨的時候。因此我十分的信富士山是要變低的，直布羅陀海峽是要變淺的。

「白的他」也不再說話了；他出來的時候，他的十個侍者，都慘默無聲——他的衣裳都凍結得如同銀甲一般，清澈的眼睛裏，飛出盛怒的光氣來。我怕極了！他上車時，我已聽得他背上的

銀弓，不住的琤琤的響。

我驚魂未定，車兒也許走到街頭了。「黑的他」從我門口也過去——上帝呵！那自以為清潔的人，要伏罪了。

我幾乎不能轉動，但我至終跳了出去。雪車過處，「黑的他」緊握着胸前帶血的箭矢，閉着眼臥在街上了。「白的他」站在車上，含怒的凝視着，弓兒還在手裏，侍者們也一排兒的低着頭——馬又飛馳去了。

我又跳進來了，我的心幾乎要飛出腔子來，要不是我握着，就……富士山是十二萬尺高，直布羅陀海峽是十二萬尺深。若不是他們這樣的高深，我也沒有了拉來拉去的材料了。我要哭了！聰明人只因太聰明了，眼睛裏反長不出翅兒來。他們又半夜不睡了，又做詩了——咳！那一件事瞞得過我；你們半夜裏睡罷，起來再偷着彼此抄罷！我敢說，我那小樹，是你們逼得他變成石像的，可惜辜負日光撫愛了他一場。橫豎我要同你們……現在你們又譏諷「黑的他」不自量了。殺人的事，都是你們做成的。「白的他」心中狂熱的血，也是你們倒給他的——烏鴉來了，天

也黑了。

印度的母親，原是住在瓶子裏的；瓶子破了，便沒了住處了。這瓶子是亂絲糾成的，亂絲腐了，自然瓶子也要破的。其實并不是亂絲腐了，只因世界上都是亂絲，也不必彼此了。這倒不干我的事，我只拉我的繩子就完了；因為世人的鞋，終古是破爛的，我要不拉就消滅了許多，永遠沒有人知道了。這是極可痛心的事。

瓶子破了，印度的母親走時，白的王子自然也要跟去了。本來世界也不願意有他。世界真可恨！只願要那些不大不小，不高不矮的人，如同我們中間那些聰明人一般——我剛纔說什麼來着？是了，「白的他」不久要走了。其實這去與不去的念頭，在我心裏，也很模糊。

晚霞中永遠掛着無數帶血的箭矢，尖兒是朝下的——埋在「黑的他」的心裏。但我相信他的血裏，未必會有悔罪的言詞，這也是那些聰明人激勵他的。

下雨以後的塵土，是不能報信的。「白的他」來辭別了，依然是面腆含愁的樣子。他的怒消滅在我的心裏，只如同做夢一般——其實夢是什麼，我完全不能知道，只覺得是很無影響又

很受影響的事，又是這根繩子所常常穿過的。這繩子是每個孩子一入了世，就帶着的，只是他們如不喜歡有夢，也可以從一把剪刀上跳過，繩子就斷了。這把剪子是不容易尋得的，這也是我的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個原因。

「白的他」款款的坐下，用那種不遠不近的話和我說：他要跟他母親去了，破瓶子是住不得的。若勉強住下，天風也要將他們吹飛了——這理我早就知道——他現在要到北冰洋去，在那里有他們的雪宮。北冰洋原也只配他和他母親住，我也十分的信，他那赤脚是不怕冰的。再一說，北冰洋和富士山，以及直布羅陀海峽在太古原是相連的。

他撩着曳地的白衣，走了出去。侍者都一排兒的恭敬着和我行了一個辭別的禮。他赤着腳上車了，這是一去不回的表示！車轉過街角的時候，我耳中還聽見他那雪車上鸞鈴最後的聲音，還看見他回頭望着。依然是那一種腩腆含愁的樣子……上帝呵！亂絲呵！這無結果的，不澈底的，難道永遠是如此麼？我也只得盼望他永遠是如此！

這在書頁裏凸凹的字，世界上永沒有人能寫了——聰明人以我的哭為可笑，悄悄的彼此

談論着。無論如何。我恨極了你們了！「黑的他」是被你們逼死的，「白的他」是被你們逼走的。每逢有晚霞的時候，我就想起這些事，我的每一個血輪，都在我身中旋轉——烏鴉來了！

我的身體原是五十萬年前的，至今絲毫也沒有改變。但現在却關閉在五十萬年以後的小屋子裏，拉那五十萬年以後的小繩子。除非那夢有時的釋放我，但那也不過只是一會子——我要回去，又回不了，這是怎樣悲慘的事！母親呵！亂絲呵！假如世界上沒有我，你也不至於說我聰明了；烏鴉也不來了，我也不至於整天對着裏那些聰明人了，小樹也不至於被他們逼成石像了！

我經過的這些事，我從原始就知道要怎樣一件一件的相隨着發生。這些事在我心裏，從很淡的影子，成了很濃的真像：就從我的心裏，出到世界上了。每一件事出去，那些聰明人就笑了。半夜裏濃睡，早晨起來偷着做詩了。這又是一件使我落淚的事！這種現象無異於出了一件事去，就擲回一塊冰來，又回到我心裏。上帝呵！烏鴉來了！

我知道我不能再多寫：我的眼睛的翅兒，已經長出一點來了，眼睛走了，肉體交給啄人血肉的烏鴉，這又是怎樣悲慘的事！——這事母親早就告訴我。

我近來常常看見晚霞裏帶血的箭兒；常常聽見塵土中鸞鈴的聲音；和那些聰明人酷虐的笑。

心頭的冰塊愈積愈多，和拿筆的手是很有關係的。我更不能拉那繩子了；世人的鞋破爛到什麼地步，我也不能管了——現在我手內的血輪已經漸漸的凍結，莫非步那小樹的後塵麼？在眼睛未飛走，烏鴉未來，指尖未凍結之先；我指着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起誓：我詛咒那些聰明人，他們掩起自己的使人看不起的事情，一面又來擾亂我屋前的天空，叫我在垂老的光，遇見了這些無影響又受影響的事！

上帝呵！母親呵！——你們原都糾在亂絲裏——我不知再說些什麼好了；我只求你們使烏鴉晚一點來，不要在我眼睛飛到半空的時候，看見我自己的肉體被吞啄，因為我的身體原是五十萬年前的，也求這烏鴉吞啄了我之後，飛到北冰洋去，吐出我的血來作證據，告訴「白的他」——但不要滴在他的赤脚上，他原是怕這個的——說補鞋的老人，眼睛已經飛去了，在他未飛去之先，已替他詛咒了那些聰明人了。



眼睛上的翅兒，垂下來了，遮住了我的臉。我的繩子，我也不帶去了：誰拾了去，就算是誰的。在我平日很親近的東西，如破鞋塵土之類，我都不能顧了。

心中的冰塊，相磨壓的聲音愈大了，眼上的翅兒也鼓動了，烏鴉來了！

想起來了，還有一句刺心刻骨的話，要告訴你們。我如現在不說，終古也不能有人知道，那石像就是……

完了，收束罷！血輪已經凝結到指尖，我的筆兒不能移動了，就此——

# 遺書

宛因死去，到如今整整兩年了，但我總覺得她在我精神上，有永遠的存在。我們自從相識起，都是在一處。直到三年前她的病態顯著了以後，纔分離的。兩年前的今日，她在形質上便永遠和我隔絕了——今日爲憶念她，又讀她在海濱養病時寄我的幾封信，無端又引起我無窮的悵惘！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呵！你許我發表你的遺書麼？

四，十一九二二。

冰心：

和你相別不過九點鐘，我已和你替我介紹的朋友海女士相見了。怪不得你這樣的仰慕她，陣陣的浪花，使人坐對有悠悠之思。

姑母很康健她，自己到車站來接我。她的園子裏，玫瑰花都開遍了。她把我安置在三層樓上，臥處却在露臺的涼篷下；因爲我的病是要海風來療治的。我寫這信的時候，正坐在欄邊。海面黃

昏的景物，是怎樣的可愛呵！晚霞也正臨照着。一日的火車，很使我乏倦，不能多寫什麼；想明天早起，精神較好的時候，可以詳細的報告你。

母親大概是過兩天回去，家裏還有事，她送我來，不能住得長久。她應許每兩個禮拜來看我一次。

冰心！  
冰心！你在宿舍裏寂寞麼？我盼望我快快的好了，可以早些回去——再見罷！  
宛因

二

冰心：

在這里真是一種從前沒有經過的生活。昨晚我獨自睡在露臺上，母親和姑母在旁邊坐了一刻替我覆蓋好了，叮囑了幾句，便下去了。繁星在天，海波如嘯，我覺得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空靈和惆悵。新涼真是逼人呵！——什麼時候睡着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今晨海面上的陽光，將我的靈魂喚醒了。無邊的波浪上閃爍的金光，襯着東山濛濛的曉色，

這景物都陳列在我的眼底。我不能描寫，也更不敢描寫。我只靜靜的坐着，只覺得莊嚴，只覺得偉大！

下樓後和母親，姑母，在園子裏葡萄架下用着早餐。朝爽迎人，海濱的天氣，畢竟和城市不同——姑母真是個福人，可惜她沒有兒女，太寂寞了。她的宅子和園子都極精緻；山脚下還有她的田地，佃戶也很多。她說過兩天還要帶我繞着海濱，去看農夫們秋收。

她極愛我，也極喜歡有我的朋友來看我。不知道兩星期後，母親回去再來時，你能否和她一同來？

宛因

三

冰心：

信收入了，三天沒有回覆你，只因我又覺得不很舒服。醫生也來看過，只開了方，沒有說什麼。這時母親已走了，我送她到車站又回來了。我是不能離開母親的，但現在也無可奈何。她一

去了，一切都覺得泛泛無着；往深裏說，就是不知我還是我。惆悵，離開母親的惆悵呵！

近日又陰了天，涼多了。姑母不許我出去，常常和她一同坐在廊子上，談些話兒。姑丈早故去了，我雖未曾見過他，但從姑母口中，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。像片便懸在廳屋裏，眉宇間充滿了沉毅和慈祥。他死在海裏，連墳墓都沒有——這就是姑母不肯移居城市的原因——姑母每一提及，就要下淚。冰心呵！爲國死是極尊榮的，墳墓又算什麼呢？只添個後人傷心的資料罷了。

你近來忙得很，是不是？但忙碌比閒散好，可以省却許多無謂的思想——蒙同學們掛念我，請你替我謝謝她們。也請告訴她們說我已日有起色了。

我的書架上，近窗的那一邊，有兩本黃皮的書，名叫慧劫的，請檢出寄來給我，我只看了一兩頁，很想看完。

宛因 八月十二日

從前的幾封信，都沒有註着日子，但我覺悟到信後的月日，有時是極有關係的。

## 四 冰心吾友：

慧却收到了，很喜歡！這時夜中的風吹着窗帘，似乎代你訴說了你的寂寞。現在正是校中夜間自修的時候，你桌子對面的座兒空了；平日坐在你對面的人，正在山半聽着海風呢！我又會不寂寞？但有海山爲我的伴侶，便寂寞也不覺得了。

我平日很喜歡寫些小文字；在校時總不得空閒，也不敢寫，因爲寫起來就不免要耽擱了功課。現在整天閒着，拿起筆來，又覺得無可寫。有時被景物所鼓舞，因着一時不可遏抑的衝動，便寫了，寫完一看，又嫌他太「動」了。你不是常常勸我不要焚稿，姑且留着作爲思想經過的歷史麼？但我却不能這樣做，思想發爲文字，到了紙上，已經着迹了，再留着就更着迹了。所以我做完便拋在爐裏了，有的也留着，但至久也不過兩三天。你如看見，又要說可惜。我自己却總不覺得，我做了，我燒了，原是極自由的事！

園裏的花下，常常是我坐立的所在，姑母也在旁邊。軟椅上，對着晴光萬里的大海，長夏初過，

微曛的天氣，使人倦極。鳥聲和着隱隱的濤聲，也好似催眠的歌，有時便真朦朧睡着。

你們在課室裏，午後必是更困倦了。你記得上季我在班裏上着課，困極，書掉在地上，把你也從微睡中驚醒了麼？那時多麼有趣呵！

不再說什麼了，姑母不讓我多寫字，再談罷！

你的朋友宛因八月二十日

## 五

冰心：

這裏下了三天的秋雨，微寒中人，窗下只有我自己，無聊極只得寫信了。

離家已有兩星期，山光和海色都被我思家的情緒浸透了，我十分的憶念母親，母親也是憶念着我！冰心呵！這不過是暫別，若是永別又當如何……我對於世間一切的事上，都能支撐自己，惟有母親的愛，真使我柔弱到了極處！

我只得勉強說透了，我這病恐怕很危險。我近來靜坐時，常常預想以後的光景。我所最關心的，就是我——後，最好不要使母親觸緒懷人。我平日看書，遇有可心處，使用筆在眉上加這批語。現在也不敢寫了，恐怕以後母親拿起書來，要傷心的。——其他的事，也處處不使他留印跡。

冰心呵！想到這裏，凡百都空了。我——後，只要有母親，姑母，和你，憶念着我，我——去也是值得的。但這也是虛浮的話，憶念不憶念，於死去的人真沒有什麼精神和形質，在親愛的人的心目中，一同化煙，是最乾淨的事！

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，四面矮矮的石欄，墓上一個十字架。倘若旁邊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——表明死者對於生命永遠的驚詫——就更好了。這墓要在山水幽靜處，叢樹蔭中，有溪水徐流。你一日在世，有什麼新開的花朵，替我放上一兩束。其餘的人，就不必到那裏去。



我——後，不要什麼記念，也不必有人有什麼對於我的文字。如有之，還請那人自己想一想，如宛因在世，能否應許他爲她立傳，他就要自止了。

冰心呵！你不要錯想了，這一篇不是什麼不祥的話。自古皆有死，只在乎遲早罷了。在廣漠的宇宙裏，生一個人，死一個人，只是在靈魂海裏起了一朵浪花，又沒了一朵浪花，這也是無限的自  
然。

我不是懼怕死，也更不是讚揚死。生和死只是如同醒夢和入夢一般，不是什麼很重大很悲哀的事。太戈爾說的最好：『世界是不漏的，因爲死不是一個罅隙。』能作如是想，還有什麼悲傷的念頭呢？頌美這循環無盡的世界罷！

形質上有間隔，精神上無間隔，不但人和人的精神上無間隔，人和萬物的精神上，也是無間

隔的。能作如是想，世界是極其淡漠，同時更是極相關連。

這些話不是用來安慰你，實是我自己的人生哲學。但這哲學當因人而宣示的，告訴你是很自然的了，但我却不敢告訴我的母親。如果這一封書寄去了呵！母親要傷心到了極地了！無可言說的，母親的愛呵！

你我的朋友海女士，正在沉靜的微雨中，聽着我的話呢！她的浪花已引導我了解人生了。  
冰心：校園的菊花都開了麼？你和誰共賞呢？更盼望你有什麼卽景的文字，寄給我看。

宛因八月三夜

## 六

冰心：

我不信我的一封書，就使你難過到這地步。我的朋友！我真是太思索了。所以我說思想是空靈的，一發爲文字，就着迹了。若是有着迹的可能，有文字真不如無文字。我只向你謝罪，從今後

不再提這死字了，只往有爲的前途着想罷！

天開朗了，樹葉兒漸漸的紅了，雲淡風輕的天氣，欄邊一坐，胸懷曠然，我覺得真享盡了人間的清福。

我現在也不靜坐沉思，也不看章回的書，因爲那都是太費腦力的事。姑丈書室裏存書極多，前兩天曬書的時候，我都把我所喜歡看的檢出來了，大可爲消遣的資料。現在我只零碎的看些小詩文，一面抄些我自己中意的詞句，一面也可練習些字。每天早起寫字的時候，姑母常常倚在旁邊看着。她問我說：『你這字太特別了，學的是什麼體？』我笑說：『是宛因體。』她也笑了——我自己後悔小時未曾在字上用過功，現在要學也太晚了，寫得滿紙小蟲似的，真不好看。但如認真學起來又不耐煩，好在文字是用以達意的，會寫他也就殼了。

此外的消遣，就是教授兒童了。姑母在園後設立了一所農兒半日學校，只是初小的程度，男女學生有五六十人。教員楊女士，學問很好，人極和藹而且恬淡。她的教授法極好，講授時的言語和指示的姿勢，都極活潑而又溫嚴。我飯後有時去旁聽，這些孩童竟然忘却有人在座，因爲楊女

士的一言一動，都博得孩子們的全神貫注，也無暇看到別處了。而且我覺出那些學生對她的感情，是更超乎敬愛之上。對於她的命令，不敢拂也不忍拂。她在假日常常去到學生的家中，勉勵他們的自修，慰問他們的疾苦。家長們間接受她的教育的，更不知道有多少。她的確是這村裏的天使，鄰村的農兒，也有許多來入學的。我極其欽佩她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完全的教員，便是我們的大學裏，也是不多見的。據說她極喜歡農村的生活，所以不願就城市的職業。她彈琴彈得極好，我已起首跟她學習了。

這小學校裏科目雖然不多，她一人擔任這全校的功課，自然是很忙的，我每日也便去替代半小時，或一小時。——孩子們是如何的可愛呢？當我站在臺上，看着五六十個仰着的黑胖可愛的小臉，我就想我應當以怎樣的材料，貢獻給這些純潔無瑕的小「心」呢！教孩子比教大學生還難，因為他們以為教員是萬能的。教員無意中的一句話，就在他們腦中留下極深的印象。一粒種子種下去，要年年繼續着結着果子；這無數的果子的好和不好，於社會是極有關係的。因此我十分的小心，但結果是使我極其不自然。農村的孩子，極聽話又謹愿，然而也極伶俐，最能規教

員的喜怒，我愛他們，又隄防着他們。

醫生仍是一星期一來，他沒有說什麼。——我近來飯量減了，只愛吃些水果。我常常對姑母說我可以學那些隱士，過那餐松吃桃的生活，我有時吃起果子，就可以不吃飯。

閒話說的不少了，可以轉移你的心境麼？冰心！我在此一切安好，你放心罷！替我問候同學們，謝謝她們記掛着我。

宛因 九月十五日

七

吾友冰心；

慧痴的作者，真是超人呵！我不意我走馬看花般看了十年的書，在這時纔得到這一部傑作。這書的原文，我未曾看見過；便是作者的名字，也是第一次聽到的。然而從他的作品中，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想見他的爲人。我從頭看完，凝思之後，不覺愜然，又不覺悚然；

書中的主人翁前半是學者羅平，後半是羅平創造的有智識的猿公生姆那批。作者對於羅

平的性情態度，是這般的描寫介紹：

「……似社會中無人不可爲友，然窺其實際，落落難合，又似無一人可與爲友。蓋羅平具有天然之選擇力……視世界生物，胥如流水行雲，聽其自來自去……讀者當知其智慧足以籠罩人羣……」

……在理舊雨重逢，宜各生其欣慰；乃羅平面冷於冰，見者血爲之凍……

……羅平既就主席，對客初無歡容，非怒非愁……」

已畫出一個智慧孤傲的學者了！又提到他的言論：

「……凡有可以益吾智慧者，雖犧牲畢生快樂，吾亦甘之……」

……吾將竭吾能力，禦此渾濁潮流，爲君等求將來之幸福。至收局如何，吾亦不能預測……

……直至今日，吾仍獨居一室，孤寂如僧，終歲不聞人聲。即偶與人羣接觸，亦僅以書札往

還……

……彼等自有彼等之文學，吾殊不能評其價值……」

描寫那猿公生姆那批就是用以下的話：

「……須知吾以孤子之身，飄然入世……然吾似預知運會所趨……

……似舟爲浪引，漸漸捲入波心，自顧已無歸路。計惟握舵前趨極力與浪頭相抵耳……

……特以吾知識日增，無形之鞭策，已足驅我力趨於軌範……

他的言論是：

「……吾已深洞人羣之弱點！……

……多一分知識，卽減一分天性，科學愈深，性情愈薄……

……若獸類以天性爲法律，終身不越範圍，較人類良善多矣！……

……故人類肉體所享之安寧，不敵所感精神之痛苦……

……人間惟襁褓嬰兒，初無罪惡。夢中時有笑容，此爲生人最樂時期……

……天下無能知真理之人，尤無精警不磨之論……

……可愛之天性乎！汝宜尋其故宅，與我永永相依……」

他著作的心理，已在書中明明道出了：

「……亦僅爲玄渺之談，自掩其牢騷之迹……」

……羅平疾世之心，實由社會之激刺，卒至以身殉學……

……人有著作，則精神有所寄託……當發揮真理，主持公論，君非人比，當無忌諱可言……

……惟自信獨抒己見，世間更無阻我之人。且既以理想發爲言詞，決不能俯仰隨人，模稜兩

可……

……意彼當秉筆著書時，必有無窮悲感，故現身說法，大放厥辭……

……社會不良，劫運將與終古，茫茫大地，誰憫衆生……」

這書完完全的貢獻了作者的人生哲學，他筆挾風霜，看低了多少英雄才子。他對於社會上的人物，雖沒有詳細的批評。但一兩句話，便都描寫盡了。說到瑪麗便是一個感情的慈祥的處女，令人肅然起敬，那純潔的信仰也是不可及的。開得的慷慨尙義的談吐，便描寫出閨女的神經興奮。其餘如詩人加勒的無聊的詩樣的言詞，以及牧師，爵夫人，女優等等都有他們自己的態度，



作者嬉笑怒罵，都一一的抉發無遺了！

我真想不到無意中得此一部深刻的著作。其中的論點，自然不能都贊成，不過我閱世太淺，要着實的批評還須一二十年後。無論如何，我不能說他是爲小說而作小說，不過是借用小說的體裁，來發表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了。我更不能不佩服他五萬字之中，幾乎字字有理論，字字有哲學。

我看完，茫然，愷然，又悚然。我不願意再有別人，以批評研究的態度來看他。但我自己剛看到四分之一，便不敢拿他當作平常消遣的小說了。慧劫這一部書，真能陷溺青年呵！

我一定不願意別人再看，但你却不可不看；因爲你看了便可以再批評我對於這書的批評對不對。

書附上寫的不少了，再談！

宛因 九月二十二日

八

遺書

八十七

冰心：

雖然是極好的朋友，也不應干涉人看書的自由，你未免太多事了，一笑！你說你也喜歡慧却，但勸我不要太表同情；我的心理，也何曾不和你的一般呢？羅平的結果是太悲慘了，以身殉學，『青年人不應有此思想，』我更是承認。

連日出遊，使我倦極。黃昏時，一輛小小的車，載着姑母和我——有時也同着楊女士——遍訪了名勝。在車中我們只向外凝望着，山水，小村和麥隴都接連不斷的從眼前過去——姑母想些什麼，我不能知道；我自己却只傾聽着「自然」的話語，也無暇思想了。有時遇見可憩息的地方，便停住了，走下去在斜陽裏散步一會子。有時遇見車走不過的地方，也便下車步行，慢慢的入山尋寺，穿林過嶺，任憑着馬兒自在的喫草。連日「自然」中的浸滯，魂夢都是舒適的。

姑母說山景看完，便該泛舟了。冰心呵！你能借同一遊麼？我想像無邊的蔚藍的清波之上，你我二人憑舷看晚霞，談些閒話，是何等的快樂呢！這個星期六的早車，母親便要來的，星期日早晨即可回去。正在放假期中，你若和她同去同來，料想沒有什麼不方便的。如何？你能賜與你病中的

良友，以一天的快樂麼？

切盼回音！倦極，不多談。

宛因 一月七夜

九

冰心：

今早我醒時，聽說你已走了，使我黯然！

你昨夜在樓下睡得安適麼？露臺上未免太涼一些，深談不能自止，累你在風中久坐，極悵！你去後，濤聲中又加上你的言語了，慰安，好友的慰安呵！

昨夜的星辰好極了！暗中同坐，使我胸懷淡遠，直要與太空同化。冰心！你記否黑漫漫的大海，上，只看見一兩縷白線般的波紋，捲到岸邊來呢？

這時我只追憶談話時的光景，這也是別後兩個月中，第一慰懷事了。我以為世界上的話最能使人快樂的，除却母親的愛語，便是良友的深談。有時愈說愈沖淡，也有時愈說愈糾紛，但無論

如何，有餘不盡之間，都是極其有味的。

便是昨天傍晚，同坐舟上看晚霞，又何嘗不使人起回憶呢？小舟微微的蕩漾着，覺得綠波真是柔媚極了。微風吹來，海水只相隨的向後追逝，便是停舟不行時，我也覺得有些兒頭暈，只是站立不住。你不要笑我，我原不是「弄潮兒」呵！

晚霞真是好！五彩的錦衾般，覆蓋着金海，島山漸漸的青淡下去，似乎要睡着。黃仲則的詞：  
『晚霞一抹影池塘，那有者般顏色作衣裳？』我那時忽然想起，但忘了告訴你。

我從今日起要系統的看書了，省得太悶。盼望你再來信時，提出些問題來討論，以作我讀書的標準。

你的良友宛因 十月十一早

十

冰心：

讀你來信，使我欣慰，又有一番留連的情緒——我又要說了，舟中看晚霞的回憶太深了，只

恐於你不利！

承你提出「文學」問題，但這題目太大；我實在不配討論，也更不敢討論。冰心！你要牢牢的記住，我批評事物，都只是以我自己的心尺作標準。這心尺自然是極粗糙，極不合法度的；所以我永遠不敢發表我的意見。但在良朋通信之間，原沒有大關係，或者可以隨便說說。

我所最不滿意的，就是近來有些譯品——尤其是小說詩歌——生拘已極，必須細細的，聚精凝神的讀下去，方能理會得其中的意思。自然我是中人以下的聰明，不配說理解；然而恐怕這直截的譯法，離「民衆化」太遠了。我敢斷言民衆之中——讀過西文的還好一點——十人中未必有一二人能夠了解；既不了解，自然就不喜歡讀他。結果是文學自文學，民衆自民衆，永遠不能攜手。——我自己也曾試譯過幾次，譯完自己重讀，也覺得生澀不堪。因爲太直譯了，就太生拗；太意譯了，又不能傳出原文的神趣。自然我的程度太淺，但因著文字的差異，這難處是一定有的。在新文學還很幼稚的時代，我們應當等他慢慢的淘汰進化，不必有什麼很嚴重的批評，和太高遠的希望。冰心！我們努力做體諒人的人罷！

至於創作一方面，我以為應當是個人方面絕對的自由揮寫。無論什麼主義，什麼派別的成見，都不可存在胸中的。也更不必預想到讀者對於這作品的批評和論調。寫完了，事情就完了，這樣纔能有些「真」的意味。如太顧忌了，弄得百不自由，畏首畏尾，結果就是批評家和閱者出意思，派作者來創作，與科舉時作場屋的文章何異？而且作品在前，主義在後；創作者在前，批評家在後，作者萬不可抹殺自己。——自然我不是說絕對不容納批評家和閱者的意見與勸告。爲着整飭儀容，是應當照一照鏡子的；但如終日的對着鏡子，精神太過的傾向外方，反使人舉止言笑，都不自如，漸漸的將本真喪失了。如作者一定知道這作品出去，是能起反響的，那又何妨在振筆直書之後，付之一炬，讓他永久消滅在灰燼之中呢？

文體方面我主張「白話文言化」，「中文西文化」，這「化」字大有奧妙，不能道出的，只看作者如何運用罷了！我想如現在的作家能無形中融會古文和西文，拿來應用於新文學，必能爲今日中國的文學界，放一異彩。然而有的人却不能融化運用，只互相的鼓吹些偏僻的理論，徒然引起許多無謂的反動力，消磨有用的創作的的光陰，於評駁辯難之中，令人痛惜！真正的作家，他不

和人辯論，只注意他自己的創作！

太放言了，請你嚴重的批評一下！夜已深了，再見。

宛因 七月二十二夜

十一

冰心：

病了好些天，沒有起床，連接兩信，未覆，極歉！現在已經大好了，只是受了點涼，又咳嗽起來，沒有什麼大病，請你放心。

昨天姑母宴客，我也忙了一天。在廣廳裏，琴韻悠揚中，對着花團錦簇，倒也使人心曠神怡。我很喜歡在交際場中聽那些夫人女公子們很客氣很輕婉的談話；也喜歡對有些夫人們端莊的面顏和沉靜的微笑；都顯出一種很高尚而又活潑的態度。我這麼一個不喜交際的人，倒因為勉強盡半主之責，得到了意外的快樂。

夜中九句鐘以後，姑母恐怕我太勞乏了，叫我先歇着去。我出來覺得精神很健旺，不想睡覺，隨手拉過一張椅子，便坐在廊下，望着欄外的海——好燦爛的月光呵，海面和向月的岸上，都被

幽輝染得如同罩上一層銀霧一般。山影和林影之下，却是深黑的，微風吹着樹梢，疎葉受光，也閃爍的搖動。月下人影清切，輕綃的衣裳，竟淡至欲無。——廳中鋼琴和着四絃琴，淒清的音調，正奏着「想家鄉」呢！餘音裊裊中雜着很輕柔的歡笑的聲音，不禁使我想起家和母親，你和學校，以及許多的朋友，好些印象，一時都在我眼前浮現，最後是琴聲也聽不見了。

客散時已是十二句鐘；廳中一時寂然，只剩些衣香花影——這空泛無着的境象，使我想到了世界上又何嘗不是如此？一代一代的酒闌人散，只剩些衣香花影。

睡時錯過，便不能入夢——只是朦朦朧朧的，看看月落。青灰色的天空，用清冷寂寞的罩兒，蓋住世界。曉風漸漸的起了，海潮漸漸的響了；剛要睡着，眼前又光明了，朝陽又從海裏出來了！

今日我只微微的頭痛，我每夜必須有九點鐘或十點鐘的睡眠。不睡能使我好幾天沒有精神，更使我神經反常；不過昨夜的印象很深，不能不趁着光景未移，寫來寄給你。世界上原有很多的境境和神趣，因寫不出或不及寫，便都失散在虛空之中，未免可惜！——困極，寫的很無條理，請你饒恕。



冰心：

今年的天氣，真是特別，至今木葉未脫。一連幾夜的大風，纔把樹葉兒都吹落了。推窗一望，使人爽然！

你的信中，對於我在文學上所持的論點，不很贊同，我想各人原應當有自己的意見，不必相同，亦正不必強同。各人照着自己的理論實地做去，只看結果罷了。盡理論是沒有用處的呵！

楊女士又是一個詩人——那天課後我們帶着一羣學生，在園子裏看菊花。我和孩子們說笑的時候，她自己在亭子上坐着，低頭寫字。等到孩子們走了，我也走上亭子去，一眼望見她寫的是一行一行很短的字，好像是詩。我問她要，她只得遞過給我看，是幾首短短的卽景的詩。我剛看過一遍來，她就奪去揉了。她作的真好！可惜我沒有過目不忘的天才，只記得意思，不記得詞句了。她說她到是有時寫些詩，自己消遣的，但都沒有留着——我想以她那樣的性情和學問，寫出來的詩，一定都是很好的，不發表未免隱沒却許多宇宙間的美。我相信天下有許多極好的詩，只因

不能發表或不肯發表，就都隱沒在黑暗之中了，可惜世人沒有眼福！

你問我「什麼是新詩？」我委實不知道。我有時雖然也做，但到底不自信。一段一段的小文字，你們要把他分寫了，叫他做詩，我只得由你們。我想新詩的歷史太淺，不容易有簡單明瞭的定義，以後做的人多了，漸漸的自然有個界說。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盡的意思，聲調再婉轉些，便可以叫做詩了，長短是無關係的，但我個人看去，似乎短的比長的好，容易聚精凝神的說一兩句話。

秋意十分的足了，海濱尤其淒厲。校園裏的臘梅開了麼？我每每想像到你們及時行樂的光景，不知道你們在同樂的時光之中，曾否念到我？

聽說之微要歸省，我悶得很，請她順便來看看我。

宛因十一月十九日

昨日之徽已來訪我，相見後很喜歡。——她的父親已經好了，她三天後便可回校——我們在爐旁整整的談了半日的話，知道了校裏的許多事情，使我欣慰又起了更濃的回憶，正不知何日方能再和你們在一處。

今早大雪，外邊却是一點寒氣都沒有。飯後之徽又來約我去海濱踏雪散步。我一時喜歡，便披上外衣，和她出去。——羣山都白了，起了一片連接不斷的皚皚的光。村舍也似雪宮一般。時有人打着破傘從小橋上走過。厚雪壓蓋的沙灘，脚下踏着，更覺得鬆軟了。片片的雪，無聲的紛紛落在大海裏，波瀾也不起了。雪花隙裏，我們只並肩沉默地走去，心靈中覺得有不可言說的愉快！

歸途中，我們纔又起首談話——之徽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子，她看書一目十行，悟性極好，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她有寫作的天才。她又肯做課外的工夫，聰明加上勤奮，前途真不可限量——只是有一件事，我常常爲她擔心，就是她的才氣太發越了，聰明外露，欠些沉潛，恐怕要漸流於自驕或務外。孔子說得好：『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』「不威」和「不固」，都能將她的絕代才華，付之流水。我平日和她談話的時候很少，而且我也不大管這些閒事。你和她還不錯，她又最肯

聽你的話，無意中何妨進一進勸告呢？

海濱歸來，母親已坐在書紙凌亂的書室裏，等着我了。我喜歡極，她責備我不應雪中出去，我只笑着，也沒有答應。

我看了不少的舊詩詞，可意的很多，隨手便都錄下，以後可以寄給你看——我承認舊詩詞，自有他的美，萬不容抹殺。

看書多了，精神很乏，「學然後知不足」，愈看得多，心裏愈無把握，這便是看書後心思恍惚的惆悵。寫得很多了，再談！

宛因 十二月九日

十四

冰心吾友：

接來信，寥寥數字中，已可見出忙碌的冰心，是怎樣的倦懷於她蟄居海濱的好友，使我感無可感！

踏雪冒寒，咳疾復作，這些天又不舒服，醫生不許我多勞神。年假近了，你的考事必是很忙碌的，我也不願意以我藉以消遣的信，來替你添忙。別的無可說了，我的朋友！再見罷！

替我問同學們好

宛因 十二月十七日

冰心：

十五

病榻上過了一冬，兩個半月沒有拿起筆來了。今晨倚窗外望，枝頭微綠，樹猶如此，令人悵然！這是晚餐後，燈光如晝時，爐火很煖，窗戶微敞，清風徐來，鏡中只有一個着淺紅衫的我。

姑母從市上買了一丈的淺紅綢子，送給我作衣服。她說我平日的衣服太素淡了，於年輕的人是不相宜的。我何曾不喜歡那些嬌柔的顏色？不過我只愛看別人穿，自己却不喜歡穿。姑母既買了，我又想做——我很喜歡做活計，因為拈鍼引綫時，大可有運用思想的工夫——我將這淺紅綢子做成了一件睡衣，緣上了白絲的花邊，晚上穿着，到很輕軟適體。晚飯後，爐子一煖，料着沒

這書

九十九

有人來，便換上和姑母們坐在火邊談笑。因為寬博的衣裳，比較的使人舒快活潑。姑母看見了，也沒說什麼，只說『這顏色於你很合宜，為何做成睡衣？』母親却說我作踐綾羅。我只笑說『橫豎是送給我穿的，白天晚上，不是一樣麼？』

窗內兩盆淡黃的薔薇，已開滿了。在強烈的燈光之下，臨風微顫，竟是畫中詩中的花朵！一枝折得，想寄與你，奈無人可作使者。

病中連接同學們的來信，新愈手弱，未能一一作覆，請替我向她們道謝道歉。——春假何時放呢？  
| 之微回來時，你能和她一同來麼？我很想見你一面。

宛因 二月二十四夜

十六

冰心：

三天的相聚，就是我最後的回顧了。我相信在我從淡霧裏漸漸飄去的時候，回顧隱隱的海天中，永永有母親，姑母，和你！

自從你那一封信，不許我再提「死」字以後，我就竭力的禁止我自己。但我已微微的聽得醫生說，我恐怕不能過這夏天了。冰心，我想你更不能不知道，你這次臨別時淒惶的話語；以及近來母親的留居不走，你們的神色，都掬出至情，無形中暗示我了！

我的朋友我如不寫這封信，我覺得我是好像將遠行的旅客，不向他的朋友告別一般。冰心無論如何，我的形質，消化在這世界的塵土裏；我的精神，也調和在這太空的魂靈裏，生死都跳不出這無限之生，你我是永永無間隔的。我對於「死」的觀念，從前已說得很詳細很清楚了，想你一定能記得。

我是一個寡交的人，最好的朋友就是冰心了。冰心還有些事未了，就是請你常常的將我從前對你所說的我的人生哲學，告訴我的母親和姑母，慰安她們，減少她們的悲苦——可憐我因着恐怕招起母親和姑母的悲傷，我對於她們的談話，每每是欲吐仍茹，不能澈底。寫信是在醫生禁令之內的，但我今夜却違犯了。我的朋友別了，前途珍重罷！

你的好友宛因四月一日

# 寂寞

小小在課室裏考着國文。他心裏有事，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，便去交卷。剛遞了上去，先生抬頭看着他，說：『你自己再看一遍，有錯字沒有，還沒有放學呢，忙甚麼的！』他只得回到位上來，眼光注在卷上，却呆呆的出神。

好容易放學了，趙媽來接他。他一見就問，『嬸嬸和妹妹來了麼？』趙媽笑說，『來了，快些家去罷，你那妹妹好極了。』他聽見便自己向前跑了，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，他只當沒聽見。

到家便跑上臺階去，聽母親在屋裏喚說，『小小快來，見一見嬸嬸罷。』他掀開竹簾子進去，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着。他連忙上去鞠了躬，嬸嬸將他攬在懷裏，沒有說什麼，眼淚却落了下來。母親便說，『讓嬸嬸歇一歇，你先出去和妹妹玩，她在後院看魚呢。』小小便又出來，繞過廊子，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，一頭的黑髮散垂着，結着一條很寬的淡青緞帶；和趙媽站在魚缸邊，說着話兒。



趙媽推她說『哥哥來了。』她回頭一看，只拉着趙媽的手笑着。趙媽說『小小哥！你們一起玩罷，我還有事呢。』小小便過去，趙媽自己走了。

小小說，『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？都是後面溪裏釣來的。』妹妹只看着他笑着。小小見她不容，也便伏在缸邊，各自看魚，再不說話。

飯桌上母親，嬭嬭和他兄妹兩個人，很親熱的說着話兒，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。飯後母親和嬭嬭在廊外乘涼，小小和妹妹却在屋裏玩；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，燈下兩個人玩着。小小的話最多，說說這個，說說那個；妹妹只笑着看着他。

母親隔窗喚道：『你們早些睡罷，明天……』小小連忙應道：『不要緊的，我考完了書了，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。』妹妹却有了倦意，自己下了椅子，要睡覺去；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，——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。

絕早他就起來，趙媽不讓他去攪妹妹，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。一會兒纔聽得嬭嬭和母親在屋裏說話，又聽得妹妹也起來了，便推門進去。妹妹正站在窗前，嬭嬭替她梳着頭。看見小小進

來，嬾嬾說：『小小真是個好學生，起的這樣早！』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。

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。母親囑咐小小說：『好生照應着妹，溪水深了，掉下去不是玩的，也小心不要濺溼了衣裳！』小小忙答應着，便和妹妹去了。

開了後門，一道清溪，橫在面前；夾溪兩行的垂柳，倒影在水裏，非常的青翠，兩個人先走着，揀着石子，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，談着話兒。

妹妹說：『我們那里沒有溪水，開了門只是大街道，許多的車馬，走來走去的。晚上滿街的電燈，比這里熱鬧多了，只不如這里涼快。』小小說：『我最喜歡熱鬧；但我在這里好釣魚，也有螃蟹。秋天看農夫們割麥子，都用大車拉着。夏天的晚上，母親和我更常常坐在這裏樹下，聽水流和蟬叫。』一面說着，小小便站起來，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。

那石塊微微的動搖。妹妹說：『小心要掉下去了。』小小笑道：『我不怕，我掉下好幾次了，你看我腿上的疤痕。』說着便褪下襪子，指着小腿給妹妹看。妹妹搖頭笑說：『我怕，我最怕晃搖的東西。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。』小小說：『那自然，你是個女孩子。』妹妹道：『那也

未必！我的同學都打得很高，她們都不怕。」小小笑道，「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。」妹妹笑了一笑，無話可說。

小小四下裏望着，忽然問道，「昨天嬾嬾爲什麼落淚？」妹妹說，「萱哥死了，你不知道麼？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，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。」小小說，「我母親寫信給叔叔，說要接嬾嬾和你來玩，我聽見了——到底萱哥是爲什麼死的？」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，說：「也不知道是什麼病，頭幾天放學回來，還好好的，我們一塊兒玩着。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，到醫院裏，不幾天就死了。那天母親從醫院裏回來，眼睛都紅腫了，我纔知道的。父親去把他葬了，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，不叫母親看見——有一天我因爲找一本教科書，又翻出來了，母親哭了，我也哭了半天……」妹妹說到這裏，眼圈兒便紅了。小小兩手放在膀袋裏，凝視着她，過了半天，「說不要緊的，我也是你的哥哥。」妹妹微笑說，「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，不是我的親哥哥。」小小無可說，又道：「橫豎都是一樣，你不要難過了。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，一會兒要下雨了，我捉幾個給你玩。」

下午果然下雨，他們只在餐室裏，找了好幾條長線，兩頭都繫上蜻蜓；放了手，蜻蜓便滿屋裏飛着，却因彼此牽來扯去的，只飛得不高。妹妹站在椅上，喜得拍手笑了。忽然有一個蜻蜓，飛到妹妹臉上，那頭的一個便垂在袖子旁邊，不住的鼓着翅兒。妹妹嚇得只管喊叫，小小却只看着，不住的笑。妹妹急了，自己跳下椅子來。小小連忙上去，替她捉了下來，看妹妹似乎生氣，便一面哄着她，一面開了門，扯斷了線，把蜻蜓都放了。

一連下了幾天的雨，不能出去，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，看雨又說故事，小小將聽過的故事都說完了，自己只得編了一段，想好了，便說：「有一個老太太，有兩個兒子，小的名叫豬八戒，大的名叫土行孫……」妹妹笑道：「不對了，豬八戒沒有母親，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土行孫，是孫行者；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？」小小也笑道：「我說的這是另一個豬八戒，不是西遊記上的豬八戒。」妹妹搖頭笑道：「不用圓謊了，我知道你是胡騙的。」小小無聊，便道：「那麼你說一個我聽。」妹妹也想了一會兒，說：「從前……從前有一個國王，他有一個女兒，叫雪花公主長的非常好，看……」小小道：「以後有人來害她是不是？」妹妹看着他道：「是的，你聽見過，我就不說了。」

小小忙道：『沒有聽過，我猜着是那樣子，往下說罷！』妹妹又說：『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，又娶了一個王后，名叫……那名字我忘記了……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，就生氣了，將她送到空山裏去，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蘋果哄她吃……』小小連忙問：『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？』妹妹笑道：『你別忙，——後來也不知道怎樣，雪花公主也沒有死。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，便攆她出去，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，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。』妹妹停住了，小小還問：『往後呢？』妹妹說：『往後就是這樣了，沒有了。』

小小站了起來，伸一伸腰，說：『我聽故事，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，一快樂就完了。每次趙媽說故事，一說到做財主了，或是做官了，就是快完了，真沒意思！』妹妹說：『故事總是有完的時候，沒有不完的——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，能使我在心裏想好幾天……』小小忽然想起一段，便說：『我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——有一個國王……』他張開兩臂比着：『蓋了一間比天還大的倉房；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。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，那麻雀多極了，成羣結隊的飛着，連太陽都遮住了。他們看見那些米粒，便尋出了一個小孔穴，一隻一隻的飛進去……』妹妹連

忙笑道：『我知道了！第一個麻雀進去，啣出一個米粒來；第二個麻雀又進去，又啣出一個米粒來；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，是不是我聽見萱哥說過了？』小小道：『是的，編這故事的人真巧，果是一段說不完的。』妹妹說：『我就不信！我想比天還多的米，也不過有幾萬萬粒，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，說幾年也就完了。』小小正要答應，屋裏母親喚着，便止住了，一同進去。

夜裏的雨更大了，還時時的聽見輕雷。小小非常的懊喪：後門的小溪，是好幾天沒有去了，故事說盡了，家裏沒有什麼好玩的。想來想去，漸漸入夢——夢見帶着妹妹，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，林中有一個大湖。湖邊迎向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，似乎是雪花公主，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，裏面有許多麻雀。正要上前，眼前一亮，便不見了。

開了眼，陽光滿室，天晴了！他還不信，起來一看，天青得很，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；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，風吹得粼粼的。他心裏喜歡，連忙穿起衣裳，匆匆的走出去——夢也忘了。

妹妹自己坐在廊上，揉着眼睛發怔，看見他便笑說：『哥哥，天晴了！』小小拍手笑道：『可不是！你看院子裏這些雨水——我敢下去。』妹妹笑着看他。他便脫鞋和襪子，輕輕的走入水裏，一

面笑道：「涼快極了，只是底下有青苔，滑得很。」他漸漸的跑起來，只聽見腳下水響。妹妹走到廊邊道：「真好玩，我也下去。」小小俯着身子，撩起褲腳，說：「你敢你就下來，我們在水裏跳圈兒。」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，剛脫下一隻襪子，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，便道：「可了不得！小小，快上來罷，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！」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。小小却笑着從廊上拿了鞋襪，赤着腳跑到浴室裏去。

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散心，嬾嬾只懶懶的，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攛掇勸說，只得隨同出去。——先到了公園，母親和嬾嬾進了一處「售品所」。小小和妹妹却遠遠的跑開去，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，又上了小山。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；山後籬內的野茉莉，開得蘄齊，望去好似彩雲一般。池裏荷花也開遍了，水邊繫着一隻小船。兩個人商量着，要上船玩去；正往下走，只見母親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。

到了亭前，只見嬾嬾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，眼中似有淚痕。妹妹連忙走過去，一聲兒不響的倚在嬾嬾懷裏。母親悄聲說：「我們回去罷，嬾嬾又不好過了。」小小只得喏喏的隨着一同出來。

車上小小輕輕的問，「嬌嬌爲什麼又哭了？」母親道：「嬌嬌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，看那式樣很好，也想買一頂給萱哥，忽然想起萱哥死了，便又落淚，我們轉身就出來了。——你看母親愛子的心，是何等的深刻！」母親說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小小也默然無語。

前面嬌嬌的車，停在糖菓公司門口。嬌嬌給妹妹買了兩瓶糖，又給他兩瓶，小小連忙謝了嬌嬌，自己又買了一瓶香蕉油。妹妹問，「買這個作甚麼？」小小笑道，「回家做冰激凌去！」

到家嬌嬌又只懶懶的，妹妹便跟嬌嬌睡覺去了。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，尋出冰激凌的桶子來，預備着明天要做。

黃昏時妹妹醒了，睡得滿臉是汗，只說熱；母親打發她洗澡去，又替她洗了頭髮。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，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搨着。妹妹一面撩開拂在臉上的頭髮，一面笑說，「不要搨了，我覺得冷。」小小道，「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，樹下有風，吹一會兒就乾了。」兩個人便出來，坐在樹根上。

暮色裏，新月掛在柳梢——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的郵差。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，跑着迎了



上去，接過兩封信來。妹妹忙問：『誰來的信？』小小看了，道：『一封是父親的，一封許是叔叔的。你等着，我先送了去。』說着便進門去了。

一轉身便又出來；妹妹說：『我父親來信，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。』小小說：『我不知道——你如走了，我一定寫信給你，我寫着「宋妹妹先生」好不好？』妹妹笑說：『我的學名也不是叫妹妹，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。』我喜歡人稱「女士」。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，都是寄給我，也是稱我「女士」。』小小說：『那也好，你的學名是什麼？』妹妹不答。

小小兩手弄着扇子的邊兒，說：『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，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，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。信面上寫着外國字，我不認得，但母親說，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。』妹妹道：『你爲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？』小小搖頭道：『母親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我只愛我的國，又有樹，又有水。我不愛英國，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！』妹妹說：『我們的先生常常說，我們也應當愛外國，我想那是合理的。』小小道：『你要愛你就愛，橫豎我只有一个心，愛了我的國，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。』妹妹一面撫着頭髮，說：『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，就如我的——』

個心，愛了父親，又愛了母親，又愛了許多的……」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，「妹妹快看！」妹妹止住了，擡頭看時，一個很小的星，拖着一片光輝，橫過天空，直飛向天末去了。

天漸漸的黑了，他們便進去。搬過兩張矮凳子，和一張大椅子，在院子裏吃着晚飯。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，鬆鬆的編了兩個辮子。小小便道，「有頭髮多麼麻煩！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頭，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。」妹妹一面吃飯，說，「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。」小小點頭說，「也是，不過我這樣子，即或是有頭髮，也不美的。」說得嬌嬌也笑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，買冰和鹽要做冰激凌。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，兩個人便在院裏樹下搖着。

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，說，「好了！」一看仍是稀的。妹妹笑道，「你不要性急，還沒有凝上呢，儘着開蓋，把鹽都漏進去了！」小小又舀出一點來，嘗了嘗說，「沒有味兒，太淡了，不如把我的糖，也拿幾塊來放上。」妹妹說好，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，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進去。末了又怕太甜了，便又對上些開水。

妹妹扎煞着兩隻溼手，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，便說：『熱得很我不搖了！』小小說：『等我來，你先坐在一邊歇着。』

搖了半天，小小也乏了，便說：『一定好了，我們舀出來吃罷。』妹妹便盛了出來，嘗了一口，半天不言語，小小也嘗著，却問妹妹說：『好吃不好吃？』妹妹笑道：『不像我們平常吃的那味兒，帶點酸又有些鹹。』小小放下杯子，拍手笑道：『什麼酸鹹？簡直是不好吃！算了罷，送給趙媽吃。』

胡亂的收拾起來。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，說：『還是釣螃蟹去有意思，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凌，也熱了，正好樹陰底下涼快去。』妹妹便拿了釣竿，挑上了餌，出到門外。小小說：『你看那邊樹下水裏那一塊大石頭，正好坐着，水深也好釣；你如害怕，我扶你過去。』妹妹說：『我不怕。』說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，扶着釣竿，慢慢的走了上去。

雨後溪水漲了，石上好像小船一般，微風吹着流水，又吹着柳葉；蟬聲聒耳；田隴和村舍一望無際。妹妹很快樂，便道：『這裏真好，我不想回去了！』小小道：『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，我做總統，你做兵丁。』妹妹道：『我不做兵丁，我不會放槍，也怕那響聲。』小小說：『那麼你做總統，我做

兵丁——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，就另成了一個世界。」妹妹道：「那不好，我要母親，我自己不會梳頭。」小小道：「不會梳頭不要緊，把頭髮剪了去，和我一樣。」妹妹道：「不但爲梳頭，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，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。」小小道：「既這樣，我也要母親，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。」妹妹站了起來，用釣竿指着說：「我們可以再搬過那一塊來……」

上面說着，不隄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，妹妹沒有站穩，一交跌了下去。小小趕緊起來拉住，妹妹已坐在水裏，釣竿也跌折了。好容易扶着上來，衣裳已經溼透，兩個人都嚇住了。小小連忙問：「碰着了那裏沒有？」妹妹看着手腕說：「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，這倒不要緊，只是衣裳都溼了，怎麼好？」小小看她驚惶欲涕，便連忙安慰她說：「你別怕，我這里有手巾，你先擦一擦；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，一會子就乾了。如回家換去，嬌嬌一定要說你的。」妹妹想了一想，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。

小小站在樹陰下，看妹妹的臉，曬得通紅。妹妹說：「我熱極，頭都昏了。」小小說：「你的衣裳乾了沒有？」妹妹扶着便說：「那能這麼快就乾了！」小小道：「我回家拿傘去，上面遮着，下面曬

着就好了。」妹妹點一點頭，小小趕緊又跑了回來。

四下裏找不着傘，趙媽看見便說，「小小哥你找什麼？媽媽和嬸嬸都睡着午覺，你不要亂翻了。」小小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，趙媽驚道，「你出的好主意！曬出病來還了得呢！」說着便連忙出來，抱回妹妹去，找出衣裳來給她換上。摸她額上火熱，便沖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，挑些「解暑丹」給她聞了，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着，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，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，說，「不干哥哥的事，是我自己摔下去的。」小小這時只呆着。

晚上妹妹只是吐，也不吃飯。嬸嬸十分着急；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，明天一早請大夫去。趙媽沒有說什麼，小小只自己害怕。——明天早上，妹妹好了出來，小小方放了心。

他們不敢出去了，只在家裏玩。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桿兒，都拔了出來，先紮成幾面長方的籬子。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，在樹下牆陰裏，蓋了一個小竹棚，也安上個小門。兩個人忙了一天，直到上了燈，趙媽催吃晚飯，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。

母親笑說，「妹妹來，小小可有了伴兒了，連飯也顧不得吃，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，你可

怎麼辦？」小小只笑着，桌上兩個人還不住的商議作棚子的事。

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「成績展覽會」，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，還練習唱校歌。許多同學來找小小，要和他一塊兒去。小小慊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，不肯去，同學一定要拉他走。他只是囑咐了妹妹幾句。又說：「午後我就回來，你先把頂子編上。」妹妹答應着，他便和同學去了。

好容易先生們來了，唱過歌，又亂了半天；小小不等開完會，自己就溜了出來。從書店經過，便買了一把綢製的小國旗，興興頭頭的舉着；進門就喚：「妹妹！我買了國旗來了，我們好插在棚子上……」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，笑道：「妹妹走了。」小小說：「你不必哄我！」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，小小連忙問：「妹妹呢？」母親放下筆說：「早晨叔叔自己來接，十點鐘的車，嬌嬌和妹妹就走了。」小小呆了，說：「怎麼先頭我沒聽見說？」母親說：「昨天晚上不是告訴你了麼？前幾天叔叔來信，就說已經告了五天的假，要來把家搬到南邊去——我也想不到他們走的這麼快，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，嬌嬌說日子太短促了，他們還得回去收拾去，我也留他們不

住。」小小說，「怎麼趙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？」母親說，「那時大家都忙着，誰還想起這些事！」說着仍自去寫信。小小站了半天，無話可說，只得自己出來，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。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覺，晚上纔起來；胡亂吃過飯，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——趙媽進來問：「我的那把剪刀呢？」小小道，「我沒有看見！」趙媽說，「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，拿去剪繩子麼？」小小想起來，就說，「在那邊牆犄角的樹枝上掛着呢，你自己去拿罷！」趙媽出去了，母親便說，「也沒見你這樣的淘氣！不論什麼東西，拿起來就走。怪道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，原來竹子都讓你拔去了，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！妹妹走了，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，整天裏只顧玩，也不是事！」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，正無處着落，聽了母親這一番話，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，母親也不理他。

自己哭了一會，覺得無味，便起來要睡覺去。母親跟他過來，替他收拾好了，便溫和的撫着他說，「好好的睡罷，明天早起，我教給你寫一封信給妹妹，請她過年再來。」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，便自己臥下。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，想他睡着，便捻暗了燈，自己出去。

他重新又坐了起來——窗外好亮的月光呵！照見庭院，照見滿地的牽牛花，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竹棚。小門還半開着，頂子已經編上了，是妹妹的工作……

他無聊的掩過窗簾，重行臥下，——隱隱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，樹葉兒也響着，他想起好些事。枕着手腕……看見自己的睡衣和衾枕，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，微風吹來，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。

這時月也沒有了，水也沒有了，妹妹也沒有了，竹棚也沒有了。這一切都不是——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，瀰漫在他羸弱的心靈裏。



# 往事

——生命歷史中的幾頁圖畫——

在別人只是模糊記着的事情，

然而在心靈脆弱者，

已經反覆而深深地

鏤刻在迴憶的心版上！

索性憑着深刻的印象，

將這些往事

移在白紙上罷——

往事

再回憶時

不向心版上搜索了！

一

將我短小的生命的樹，一節一節的斬斷了，圓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。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來看：含淚的看，微笑的看，口裏吹着短歌的看。

難爲他裝點得一節一節，這般豐滿而清麗！

我有一個朋友，常常說，「來生！來生！」——但我却如此說：「假如生命是乏味的，我怕有來生。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滿足的了！」

第一個厚的圓片是大海；海的西邊，山的東邊，我的生命樹在那里萌芽生長，吸收着山風海濤。每一根小草，每一粒沙礫，都是我最初的戀慕，最初擁護我的安琪兒。

這圓片裏重疊着無數快樂的圖畫，憨嬉的圖畫，寂寞的圖畫，愚拙的圖畫，和泛泛無着的圖

畫。

放下罷，不堪回憶！

第二個厚的圓片是綠陰；這一片裏許多生命表現的幽花，都是這綠陰烘托出來的。有濃紅的，有淡白的，有不可名色的……

晚晴的綠陰，朝霧的綠陰，繁星下指點着的綠陰，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綠陰！  
感謝這曲曲屏山！他圈住了我許多思想。

第三個厚的圓片，不是大海，不是綠陰，是什麼？我不知道！

假如生命是無味的，我不要來生。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滿足的了。

二

黑暗不是陰霾，我恨陰霾，我却愛黑暗。

在光明中，一切都顯着了。黑是黑白是白的，也有了樹，也有了花，也有了紅牆，也有了藍瓦；便

一切嶄然，便有人，有我，有世界。

頌美黑暗！謳歌黑暗！只有黑暗能將這一切都消滅調和於虛空混沌之中；沒有了人，沒有了我，更沒有了世界！

黑暗的圍裏，和華同坐。看不見她，也更看不見我，我們只深深的談着。說到同心處，竟不知是我說的，還是她說的，入耳都是天樂一般——只在一陣風過，槐花墜落如雨的時候，我因着衣上的感覺，和感覺的界限，纔覺得「我」不是「她」，纔覺得黑暗中仍有「我」的存在。

華在黑暗中遞過一朵茉莉，說，「你戴上罷，隨着花香，你縱然起立徘徊，我也知道你在何處。」——我無言的接了過來。

華妹呵，你終竟是個小孩子。槐花，茉莉，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東西，在無人我的世界裏。要拒絕這個！

「只是等着，等着，母親還不回來呵！」

乳母在燈下睜着疲倦下垂的眼睛，說：「瑩哥兒！不要儘着問我，你自己上樓去，在欄邊望一望，山門內露出兩盞紅燈時，母親便快來了。」

我無疑地開了門出去，黑暗中上了樓——望着，望着，無有消息。

繞過那邊欄旁，正對着深黑的大海，和閃爍的燈塔。

幼稚的心，也和成人一般，一時的光明朗澈——我深思，我數着燈光明滅的數兒，數到第十八次。我對着未曾想見的命運，自己假定的起了懷疑。

「人生燈一般的明滅，飄浮在大海之中。」——我起了無知的長太息。

生命之燈燃着了，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燃着了！

#### 四

在堂裏忘了有雪，并不知有月。

匆匆的走出來，捻滅了燈，原來月光如水！

只深深的雪，微微的月呵！地下很清楚的現出掃除了的小徑。我一步一步的走，走到牆邊，還覺得腳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葉。牆的黑影覆住我，我在影中抬頭望月。

雪中的故宮，雲中的月，薨瓦上的獸頭——我回家去，在車上，我覺得這些熟見的東西，是第一次這樣明澈生動的入到我的眼中，心中。

## 五

場廳裏四隅都黑暗了，只整齊的椅子，一行行的在陰沉沉的影兒裏平列着。

我坐在盡頭上近門的那一邊，撫着錦衣，撫着繡帶和纓冠凝想——心情複雜得很。

晚霞在窗外的天邊，一剎濃紅，一剎深紫，迴光到屋頂上——

台上琴聲作了，一圈的燈影裏，從台側的小門，走出十幾個白衣綵飾散着頭髮的安琪兒，慢慢的相隨進來，無聲地在台上練習着第一場裏的跳舞。

我凝然的看着，瀟灑極了，溫柔極了，上下的輕紗的衣袖和着鏗鏘的琴聲，合拍的和着我心絃跳動，怎樣的感人呵！

燈滅了，她們又都下去了，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。

原是叫我出來疎散休息着的，我却那里能休息？我想……一會兒這場裏便充滿了燈彩，充滿了人聲和笑語，怎知道劇前只爲我一人的思考室呢？

在宇宙之始，也只有一个造物者，萬有都整齊平列着，他凭在高欄。看那些光明使者，歌頌！——跳舞。

到了宇宙之中，人類都來了，悲劇也好，喜劇也好，佯悲詭笑的演了幾場，劇完了，人散了，燈滅了……一時沉黑，只有無盡無窮的寂寞！

一會兒要到台上，要說許多的話。憨稚的話，激昂的話，戀別的話……何嘗是我要說的？但既這樣的上了台，就必須這樣的說。我千辛萬苦，冒進了陰慘的夜宮，經過了光明的天國，結果在劇中還是做了一場大夢。

印證到真的——比較的真的——生命道上，或者只是時間上久暫的分別罷了；但在無限之生裏，真的生命的幾十年，又何異於台上之一瞬？

我思路沉沉，我覺悟而又惆悵，場裏更黑了。

台側的門開了，射出一道燈光來——我也須下去了，上帝這也是「爲一大事出世」！

我走着台上幾小時的生命的道路……

又乏倦的倚着台後的琴站着——幕外的人聲，漸漸的遠了，人們都來過了；悲劇也罷，喜劇也罷，我的事完了；從宇宙之始，到宇宙之終，也是如此，生命的道路走盡了！

看她們洗去鉛華，卸去妝飾，無聲的忙亂着。

滿地的衣裳狼藉，金戈和珠冠雜置着。台上的仇敵，現在也拉着手說話；台上的親愛的人，却東一個西一個的各忙自己的事。



我只看着——終竟是弱者呵！我愛這幾小時如夢的生命！我撫着頭髮，撫着錦衣，……「生命只這般的虛幻麼？」

## 六

涵在廊上吹簫，我也走了出去。

天上只微微的月光，我撩起垂拂的白紗帳子來，坐在廊上的牀邊。

我的手觸了一件蠕動的東西，細看時是一條很長的蜈蚣。我連忙用手絹拂到地上去，又喚  
涵踏死他。

涵放了簫，只默然的看着。

我又說：「你還不踏死他！」

他抬起頭來，嚴重而溫和的目光，使我退縮。他慢慢的說：「姊姊，這也是一個生命呵！」  
霎時間，使我有無窮的慚愧和悲感。

七

父親的朋友送給我們兩缸蓮花；一缸是紅的，一缸是白的，都擺在院子裏。

八年之久，我沒有在院子裏看蓮花了——但故鄉的園院裏，却有許多；不但有並蒂的，還有三蒂的，四蒂的，都是紅蓮。

九年前的一個月夜，祖父和我在園裏乘涼。祖父笑着和我說，『我們園裏最初開三蒂蓮的時候，正好我們大家庭中添了你們三個姊妹。大家都歡喜，說是應了花瑞。』

半夜裏聽見繁雜的雨聲，早起是濃陰的天，我覺得有些煩悶。從窗內往外看時，那一朵白蓮已經謝了，白瓣兒小船般散飄在水面。梗上只留個小小的蓮蓬，和幾根淡黃色的花鬚。那一朵紅蓮，昨夜還是菡萏的，今晨却開滿了，亭亭地在綠葉中間立着。

仍是不適意——徘徊了一會子，窗外雷聲作了，大雨接着就來，愈下愈大。那朵紅蓮，被那繁密的雨點，打得左右欹斜。在無遮蔽的天空之下，我不敢下階去，也無法可想。

對屋裏母親喚着，我連忙走過去，坐在母親旁邊說笑——一回頭忽然看見紅蓮旁邊的一個大荷葉，慢慢的傾側了來，正覆蓋在紅蓮上面……我不寧的心緒散盡了！

雨勢並不減退，紅蓮却不搖動了。雨點不住的打着，只能在那勇敢慈憐的荷葉上面，聚了些流轉無力的水珠。

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動——

母親呵！你是荷葉，我是紅蓮。心中的雨點來了，除了你，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？

七，二一，一九二二。

## 八

原是兒時的海，但再來時却又不同。

傾斜的土道，緩緩的走了下去——下了幾天的大雨，溪水已漲抵橋板下了。再下去，沙上軟得很，揀塊石頭坐下，伸手輕輕的拍着海水……兒時的朋友呵！又和你相見了。

一切都無改：燈塔還是遠立着，海波還是黏天的進退着，坡上的花生園子，還是有人耕種着。——只是我改了，膝上放着一本書，手裏拿着一枝筆，對着從前絕不起問題的四圍的環境思索了。居然低頭寫了幾個字，又停住了，看了看海，坐的太近了，凝神的時候，似乎海波要將我飄起來。

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！一次來心境已變了，再往後時如何？也許是海藉此要拒絕我這失了童心的人，不讓我再來了。

天色不早了。採了些野花，也有黃的。也有紫的，夾在書裏。無聊的走上坡去——華和傑他們却從遠遠的沙灘上，拾了許多美麗的貝殼和卵石，都收在籃裏，我只站在橋邊等着……

他們原和我當日一般，再來時，他們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麼？

九

只在夜半忽然醒來的時候，半意識的狀態之中，那種心情，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嬰兒一樣的。——每一種東西，每一件事情，都漸漸的，清澈的，侵入光明的意識界裏。

一個冬夜，只覺得心靈從渺冥黑暗中漸漸的清醒了來。

雪白的牆上，那來些粉霞的顏色？那光輝還不住的跳動——是夜月麼？比他清明。是朝陽麼？比他穩定。欠身看時，却是薄簾外熊熊的爐火。是誰臨睡時將他添得這樣旺！

這時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。我另到一個世界裏去了，澄澈清明，不可描畫；白日的事，一些兒也想不起來了，我只靜靜的……

回過頭來，牀邊小几上的那盆牡丹，在微光中暈紅着臉，好像淺笑着對我說，「睡人呵！我守着你多時了。」——水仙却在光影外，自領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，又好像和倚在她旁邊的梅花對語。

看守我的安琪兒呵！在我無知的濃睡之中，都將你們辜負了！

火光仍是漾着，我仍是靜着——我意識的界限，却不只牡丹，不止梅花，漸漸的擴大起來了。但那時神清若水，一切的事，都像剔透玲瓏的石子般，侵在水裏，歷歷可數。

一會兒漸漸的又沉到無意識界中去了——我感謝睡神，她用夢的簾兒，將光霧般的一夜，和塵囂的白日分開了，使我能完全的留一個清絕的記憶！

## 十

晚餐的時候，燈光之下，母親看着我半天，忽然想起笑着說，「從前在海邊住的時候，我悶極了，午後睡了一覺，醒來遍處找不見你。」

我知道母親要說什麼——我只不言語，我憶起我五歲時的事情了。

弟弟們都問，「往後呢？」

母親笑着看着我說：「找到大門前，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階上，對着大海呢！我睡了三點鐘，她也坐了三點鐘了。可憐的寂寞的小人兒呵！你們看她小時已經是這樣的天真而沉默了！

——我連忙上前去，珍重地將她攬在懷裏……」

母親眼裏滿了歡喜慈憐的珠淚。

父親也微笑了。——弟弟們更是笑着看我。

母親的愛，和寂寞的悲哀，以及的海的深遠；都在我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說的惆悵！

## 十一

忘記了是那一個春天的早晨——

手裏拿着幾朵玫瑰，站在廊上——馬蓮遍地的開着，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綠叢中顫動。

她們兩個在院子裏緩緩步，微笑的互視的談着。

這一切都與我無關涉——朝陽照着她們，和風吹着她們；她們的交情在朝陽上蘊釀，她們的衣裙在和風中整齊地飄揚。

春浸透了這一切——浸透了花兒和青草……

上帝呵！獨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浸在春光中。

十二

悶極，是出遊都可散懷。——便和她們山遊了半日。

回來了——一路只泛泛的。

震盪的車裏，我只向後攀着小圓窗看着。彎曲的道兒，跟着車走來，愈引愈長。樹木，村舍，和田隴，都向後退曳了去，只有西山峯上的晚霞不動。

車裏，她們捉對兒談話，我和晚霞談話。——『晚霞！我不配和你心談，但你總可容我瞻仰。』  
車進到城門裏，我偶然想起那園來，她們都說去走一走，我本無聊，只微笑隨着她們。車又退出去了。

悄悄地進入園裏，天色漸暗了——憶起去年此時，正是出園的時候，那時心緒又如何？  
幽涼裏，走過小橋，走過層階，她們又四散了。我一路低首行來，猛擡頭見了烈塚。碑下獨坐，四



望青青，晚霞更紅了！

正在神思飛越，忠從後面來了。我們下了台去，在仄徑中走着。我說，「我願意在此過這悠長的夏日，避避塵囂。」她說，「佳時難再，此遊也是紀念。」我無言點首。

鳥兒都休息了，不住的啁啾着——暮色裏，匆匆的又走了出來。車進了城了，我仍是向後望着。涼風吹着衣袖和頭髮——莊嚴蒼古的城樓，浮在晚霞上，竟留了個最濃郁的回憶！

七七 一九二二

### 十三

小別之後，星來訪我——先在窗下寫些字，看些畫，晚涼時纔出去。

只談着談着，籬外的夕陽漸漸談了，牆影漸漸的長了，晚霞退了，繁星生了；我們便漸漸的浸到黑暗裏，只能看見近旁花台裏的小白花，在蒼茫中閃爍——搖動。

她談到沿途的經歷和感想，便說，「月下宜有清話。羣居雜談，實在無味。」

我說：「夜坐談話，到底比白日有趣，但各種的夜又不同了。月夜宜清談，星夜宜深談，雨夜宜絮談，風夜宜壯談……固然也須人地兩宜，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趨勢……」

那夜樹影深深，四顧悄然，却是個星夜！

我們的談話，并不深到許多，但已覺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。

#### 十四

每次拿起筆來，頭一件事憶起的就是海。我嫌太單調了，常常因此擱筆。

每次和友朋談話。談到風景，海波又侵進談話的岸線裏，我嫌太單調了，常常因此默然，終於無語。

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，仰望天河，又談到海。我想索性今夜澈底的談一談海，看詞鋒到何時爲止。聯想至何處爲極。

我們說着海潮，海風，海舟……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。

講？」

涵說，「假如有位海的女神，她一定是「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」的。」我不覺笑問，「這話怎

涵也笑道，「你看雲霞的海上，何等明媚；風雨的海上，又是何等的陰沉！」

傑兩手抱膝凝聽着，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，指點着說：「她……她住在燈塔的島上，海霞是她的扇旗，海鳥是她的侍從；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，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，胸前掛着明星的瓔珞，翩翩地飛行於海波之上……」

楫忙問，「大風的時候呢？」傑道：「她駕着風車，狂飆疾轉的在怒濤上驅走；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船。下雨的時候，便是她憂愁了，落淚了，大海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。黃昏的時候，霞光燦然，便是她迴波電笑，雲髮飄揚，丰神輕柔而瀟灑……」

這一番話帶着畫意，又是詩情，使我神往，使我微笑。

楫只在小椅子上，挨着我坐着，我撫着他，問，「你的話必是更好了，說出來讓我們聽聽！」他本靜靜的聽着，至此便看着我的臂兒笑道，「海太大了，我太小了，我不會說。」

我肅然——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，笑說：『好一個小哲學家！』

涵道：『姊姊，該你說一說了。』我道：『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——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！』

傑笑道：『我們不配做女神，也不要「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」的。』

他們都笑了——我也笑說：『不是說做女神，我希望我們都做個「海化」的青年。像涵說的，海是溫柔而沉靜。傑說的，海是超絕而威嚴。楫說的更好了，海是神祕而有容，也是虛懷，也是廣博……』

我的話太乏味了，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，我扶住了，回身輕輕地將他放在竹榻上。涵忽然說：『也許是我看的書太少了，中國的詩裏，詠海的真是不多，可惜這麼一個古國，上下數千年，竟沒有一個「海化」的詩人！』

從詩人上，他們的談鋒便轉移到別處去了——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，剛纔的那些話，只在我心中，反覆的尋味——思想。

十五

黃昏時下雨，睡得極早，破曉聽見鐘聲續續的敲着。

這鐘聲不知是那個寺裏的，起的稍早，便能聽見——尤其是冬日——但我從來未曾數過，到底敲了多少下。

徐徐的披衣整髮，還是四無人聲，只聞啼鳥。開門出去，立在欄外，潤溼的曉風吹來，覺得春寒還重。

垂。  
地下都潮潤了，花草更是清新，在濛濛的曉煙裏籠蓋着，秋千的索子，也被朝露壓得沉沉下

忽然理會得枝頭漸綠，牆內外的桃花，一番雨過，都零落了——  
憶起斷句『落盡桃花澹天地，』臨風獨立，不覺悠然！

十六
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有許多可紀的事；一年三百六十五夜，更有許多可紀的夢。

在夢中常常是神志湛然，飛行絕跡。可以解却許多白日的塵機煩慮，更有許多不可能的，意外的遨遊，可以突兀實現。

一個春夜，夢見忽然在一個長廊上徐步，一帶的花竹欄杆，欄外是水，廊上近樓的那一邊，不到五步，便放着一張小桌子，用花邊的白布罩着，中間一瓶白丁香花，雜着玫瑰，旁邊還錯落的擺着杯盤，望到廊的盡處，幾百張小桌子，都是一樣的，好像是有什麼大集會，候客未來的光景。

我不敢久駐，輕輕的走過去，廊邊一扇綠門，徐徐推開，又換了一番景緻，長廊上的事，一概忘了。

門內是一間書室，盡是藤榻竹椅，地上鋪着花蓆。一個女子，近窗寫着字，我彷彿認得是在夏令會裏相遇的誰家姊妹中之一。

我們都沒有說什麼，我也未曾向她謝擅入的罪，似乎我們又是約下的。這時門外走進她的

妹妹來，笑着便帶我出去。

走過很長的甬道，兩旁柱上掛着許多風景片，也都用竹框嵌着，道旁遮滿了馬櫻花。

出了一個圓門——便是夢中意識的焦點，使我醒後能帶挈着以上的景緻，都深憶不忘的——到了門外，只見一望無邊蔚藍欲化的水！

這一片水：不是湖也不是海，比湖蔚藍，比海平靜，光豔得不可描畫……不可描畫！生平醒時和夢中所見的水，要以此爲第一了！

一道柳隄將這水界開了，綠意直伸到水中去，隄上緩步行來，夢中只覺飄然，悠然，而又惘然！走盡了長隄，到了青翠的小山邊，一處層階之下，聽得堂上有人講書，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邊，問我，『你上去不？』我謝她說，『不去罷，還是到水邊好。』

一轉身又只剩我自己了，這回却沿着水岸走，風吹着柳葉，附滿了綠苔的石頭，錯雜的在細流裏立着，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靈魂……

簾子一聲響，夢驚碎了！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幾漾，便一時散開了，蕩化了！  
張遞過一封信，匆匆的便又出去。

我要留夢，夢已去無痕跡……

朦朧裏拿起信來一看，却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張明信片。

晚上我便寄她幾行字：

姊！

清福便獨享了罷，

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？

心靈裏已是煩忙，



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，  
頻來入夢！

——春水一五七——

## 十七

我坐在院裏，儀從門外進來，悄悄地和我說，「你睡了以後，叔叔騎馬去了，是那匹好的白馬……」我連忙問，「在那里？」他說「在山下呢，你去了，可不許說是我告訴的。」我站起來便走。儀自己笑着，走到書室裏去了。

出門便聽見濤聲，新雨初過，天上還是輕陰。曲折平坦的大道，直斜到山下，既跑了就不能停足，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。轉過高岡，已望見父親在平野上往來馳騁。這時聽得乳娘在後面追着，喚「慢慢的走！看道滑掉在谷裏！」我不能回頭，索性不理她。我只不住的喚着父親，乳娘又不住的喚着我。

父親已聽見了，回身立馬不動。到了平地上，看見董自己遠遠的立在樹下。我笑着走到父親馬前，父親凝視着我，用鞭子微微的擊我的頭，說：『睡好好的，又出來作什麼！』我不答，只舉着兩手笑說：『我也上去！』

父親只得下來，馬不住的在場上打轉，父親用力牽住了，扶我騎上。董便過來挽着轡頭，緩緩的走了。擡頭一看，乳娘本站在岡上望着我，這時纔轉身下去。

我和董說：『你放了手，讓我自己跑幾週！』董笑說：『這馬野得很，姑娘管不住，我快些走就得了。』

漸漸的走快了，只聽得耳旁海風，只覺得心中虛涼，只不住的笑，笑裏帶着歡喜與恐怖。

父親在旁邊說：『好了，再走要頭暈了！』說着便走過來。我撩開臉上的短髮，雙手扶着鞍子，笑對父親說：『我再學騎十年的馬，就可以從軍去了，像父親一般，做勇敢的軍人！』父親微笑不答。

馬上看了海面的黃昏——

我。

董在前牽着，父親在旁扶着。晚風裏上了山，直到門前。母親和儀還有許多人，都到馬前來接

## 十八

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，醒時使人惆悵而煩悶。

無聊的洗了手臉，天色已黃昏了，到門外園院小立，擡頭望見了一天金黃色的雲彩——世間只有雲霞最難用文字描寫，心裏融會得到，筆下却寫不出。因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，雲霞却是最靈幻的，最不着迹的，徒喚奈何！

回身進到院裏，隔窗喚涵遞出一本書來，又到門外去讀。雲彩又變了，半圓的月，漸漸的沒入雲裏去了。低頭看了一會子的書，聽得笑聲，從圓形的緣滿豆葉的棚下望過去，傑和文正並坐在秋千上往返的盪搖着，好像一幅活動的影片——光也從圓片上出現了，在後面替他們推送着。光夏天瘦了許多，但短髮拂額，仍掩不了她的憨態。

我想隨處可寫，隨時可寫，時間和空間裏，開滿了空靈清豔的花，以供慧心人的採擷，可惜慧心人寫不出！

天色更暗了，書上的字已經看不見。雲色又變了，從金黃色到了暗灰色。輕風吹着紗衫，已是太涼了，月兒又不知那里去了。

七五 一九二二

十九

後樓上伴芳彈琴，忽然大雷雨——

那些日子正是初離母親過宿舍生活的時期。一連幾天，都是好天氣，同學們一起讀書說笑，不覺把家淡忘了。——但這時我心裏突然的鬱悶焦燥，

我站在琴旁，低頭撫着琴上的花紋，說「我們到前樓去罷！」芳住了琴勸我說：「等止了雨再走，你看這麼大的雨，如何走得下去；你先在一旁坐着聽我彈琴，好不好？」我無聊只得坐下。

雷聲只管隆隆，雨聲只管澎湃。天空如墨，窗內黑暗極了。我替芳開了琴旁的電燈，她依舊彈

着，只回頭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。

她不注意我，我也不注意她——我想這時母親在家裏，也不知道做些什麼，也許叫人捲起葦簾，挪開花盆，小弟弟們都在廊上拍手看雨……

想着，目注着芳的琴譜，忽然覺得紙上漸漸的亮起來，回頭一看，雨已止了，夕陽又出來了，浮雲都散了，奔走得很快。樹上更綠了，蟬兒又帶着溼聲亂叫着。

我十分歡喜，過去喚芳說：『雨住了，我們下去罷！』芳看一看壁上的鐘，說：『只剩一刻鐘了，再容我彈兩遍。』我不依，說：『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』說着回頭便走。她只得關上琴蓋，將琴譜收在小櫃子裏，一面笑道：『你這孩子真磨人！』

球場邊雨水成湖，我們挨着牆邊，走來走去。藤蘿上的殘滴，還不時的落下來，我們并肩站在水邊，照見我們在天上雲中的影子。

只走來走去的談着，鬱悶已沒有了。那晚我竟沒有上夜堂去，只坐在秋千板上，芳攀着秋千索子，站在我旁邊，兩人直談到夜深。

二十

精神上的朋友宛因，和我的通訊裏，曾一度提到死後，她說：「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，四面矮矮的石欄，墓上一個十字架，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……這墓要在山間幽靜處，叢樹陰中，有溪水徐流，你一日在世，有什麼新開的花朵，替我放上一兩束，其餘的人，就不必到那里去。」

我看完這一段，立時覺得眼前湧現了一幅清幽的圖畫。但是我想來想去……宛因呵，你還未免太「人間化」了！

何如腳兒赤着，髮兒鬆鬆的挽着，軀殼用縞白的輕綃裹着，放在一個空明瑩澈的水晶棺裏，用紗燈和細樂，一葉扁舟，月白風清之夜，將這棺兒送到海上，在一片挽歌聲中，輕輕的繫下，葬在海波深處。

想像弔者白衣如雪，幾隻大舟，首尾相接，耀以紅燈，繞以清樂，一簇的停在波心，何等淒清，何等蒼涼，又是何等的豪邁！

以萬頃滄波作墓田，又豈是人跡可到？即使專誠要來瞻禮，也只能下俯清波，遙遙憑弔。

更何必以人間暫時的花朵，來娛悅海中永久的靈魂，看天上的亂星孤月，水面的晚烟朝霞，聽海風夜奔，海波夜嘯，比新開的花，徐流的水，其壯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？

從此穆然，超然，在神靈上下，魚龍競逐，珊瑚玉樹交枝迴繞的淵底，垂目長眠：那真是數千萬年來人類所未享過的奇福！

至此擱筆，神志灑然，忽然憶起少作走韻的「集襲」中有：「少年哀樂過於人，消息都妨父老驚，一事避君君匿笑，欲求縹渺反幽深。」——不覺一笑！

七三一 一九二二